

悟真篇阐幽

宋·紫阳真人张伯端著

清·云阳道人朱元育阐幽

序

《悟真篇》者，宋紫阳真人天台张平叔所撰也。紫阳出海蟾刘祖派下，为南宗第一祖，悯世人不知金丹大道，堕落旁门，特作此书，令学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耳。此书源头出自《阴符》、《道德》两经，其作用则略仿《参同契》，大抵是恐泄天机不敢直说，故有药物、炉鼎、火候之法象，有乾坤、坎离、龙虎、铅汞之寓言。奈何言之愈谆，世人愈加茫昧。孰知真者，即人人具足之真性命也。性命在先天本来一体，在后天必须全修。大约有为之功所以了命，无为之道所以了性，性命俱了，适还其具足之本来，有为即无为，后天即先天也，所谓无上至真之道也。篇中种种法象寓言，迷之即一切皆妄，悟之即一切皆真。盖言真则性命在其中，言悟则穷理尽性以至于命，悉在其中矣。书中大约分性命两宗，性宗是无圣无凡妙觉本源，人人可以与闻；命宗乃是超凡入圣金丹作用，非真师无由启发。兼之近代旁门妄加笺注，迷误后学，下者甚至流入炉火，彼家高者亦不过独修一物，祖意晦塞久矣。天不爱道，愚敢尽泄师授真詮以阐其幽焉！

此书本有次第，多为后人所乱，以致漫无头绪，失其元初面目矣。谨参藏本，悉依金液还丹工夫次第而校正之。

卷上

七言四韵十六首

七言四韵（十六首以表二八一斤之数）

不求大道出迷途，纵负贤才岂丈夫。
百岁光阴石火烁，一生身世水泡浮。
只贪名利未荣显，不觉形容暗瘁枯。
试问堆金等山岳，无常买得不来无

此章言一切凡夫无常迅速之可畏也。

人生虽有百年期，夭寿穷通莫预知。
昨日街头犹走马，今朝棺内已眠尸。
妻财抛下非君有，罪业将行难自欺。
大药不求争得遇？遇之不炼是愚痴。

此章言人当勤炼大药以出世也。此与首章是祖师特地警策世人，为金丹大道发端。首章言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，不论寿夭穷通，一切难逃生死轮回业报。次章言世人欲脱生死，超轮回，消罪业，非炼大药不可。首章所云大道，统言穷理尽性至命之事；次章所谓大药，盖指金丹也。大道言其统体，大药言其作用。度世之方唯有金丹最为捷径，然则人之出世求师以炼金丹大药者，救死而已，其可缓乎

学仙须是学天仙，惟有金丹最的端
二物合时情性合，五行全处虎龙蟠
本因戊己为媒聘，遂使夫妻镇合欢
只候功成朝玉阙，九霞光里驾翔鸾

此章特揭金丹为学道者作指南也。首章所云大道，次章所云大药，俱指金丹而言，语意尚引而不发，此章特明揭之。世人才说学仙二字，除却黄白男女，便以吐纳、导引、搬精、运气当之，至为浅陋可笑，不必言矣。又闻道家说有五等仙，天地神鬼，优劣判然。佛家说有十种仙，寿千万岁，报尽还堕。学道之士茫茫多歧，莫知适从，岂知无上至真之道，只有天仙一路而已。此仙非五等仙中留形住世十洲三岛之仙，亦非十种仙中不修正觉报尽还堕之仙，乃无上仙也。此天非凡夫欲界、色界有漏之天，并非外道非想非非想定住无色界、销碍入空与夫穷空，不归八万劫终毕竟轮转之天，乃第一义天也。稽之《周易》乾象为天。乾者纯阳之体，纯粹以精，坚刚不朽，即金刚长住之法性，万劫不坏之元神也。以天体纯阳，故喻之曰乾为天，而非三界诸天之可比。以金性坚刚，故喻之曰乾为金，而非世间凡金之可伦。乃知天仙即金仙也，从修学金丹大道而得之者也。金者，不坏之法身。丹者，圆成之实相。金丹大道从有为以入无为，即了命而兼了性，方是形神俱妙，尽性至命之极则。学道者第一步便须从此立定脚跟，才知端的下手处，故曰：“学仙须是学天仙，惟有金丹最的端”金丹下手，彻始彻终只是坎离二物，后天之坎离即先天之乾坤也，在先天为性命，在后天又为性情，究而言之只是身心两字而已。心本纯阳，先天乾性也，中有至阴之精，感物而动，性遂转而为情，离中之阴即火中之木也。身本纯阴，先天坤命也，中有至阳之炁，寂然不动，命乃转而为性，坎中之阳即水中之金也。坎离一交，则情性自然会合矣。金性猛烈而难犯，其象为虎；木情柔和而利物，其象为龙。水火乃坎离之体，金木乃坎离之用，金木并，水火交，两物会于中宫，则五行之炁全矣。故曰：“二物会时情性合，五行全处虎龙蟠。”身心一内一外不能遽合，须得中黄真意以和合之，戊己二土即真意也，真意既到身心，才打成一片，二物之情性欢然和合矣。此与媒人勾引，两性合欢何异？故曰“本因戊己为媒聘，遂使夫妻镇合欢。”自此三家相见，结成

圣胎，金丹成矣。再加温养工夫，炼之又炼，九转功圆，金丹赫然发光，自太玄关逆流到天谷穴，直入太清圣境，岂非朝玉阙驾翔鸾，而游戏于九霞之表乎？此乃金丹脱胎换鼎法象，非若世俗飞升之说也。所谓天仙之道，惟有金丹最的端者如是而已。此章揭出金丹为通部纲领，下乃详言金丹作用。

三五一都三个字，古今明者实然稀。

东三南二同成五，北一西方四共之。

戊己自居生数五，三家相见结婴儿。

是知太乙含真炁，十月胎圆入圣基。

此章言金丹造化不出《河图》也。盖金丹作用即阴阳五行以超出明阳五行，上章言二物会合全赖戊己，三五之象昭昭矣，然岂无所本哉？《参同契》云：“圆三五，寸一分”，又云：“三五并为一兮。都集归一所”，此三、五、一，三个字之所自来。往古以来学道者如牛毛，知此三字者不啻如兔角。孰知其渊源出自《河图》哉？以《河图》参之，东三之木在人为魂，南二之火在人为神，木火为侣，两者合成一家，阳内藏阴，其中虚灵具有心象，故曰，“东三南二同成五”。西四之金在人为魄，北一之水在人为精，金水共处，两者合成一家，阴内藏阳，其中满实具有身象，故曰“北一西方四共之”。中宫之土，兼摄木火金水，总持精神魂魄，自成一家，独而无偶，真意之象身心会合而归中黄，三家相见之象，于是真种生圣胎结矣，即《参同契》所谓“三物一家，都归戊己”也，故曰：“戊己自居生数五，三家相见结婴儿”。夫后天之心即先天元精也，后天之身即先天元炁也，后天之意即先天元神也，其初太极涵三，浑然一中而已。自一分为二，并中宫为三家，二分为四，并中土为五行，从此千变万化，生生不穷，顺之斯为常道不免轮回，逆之便名金丹超凡入圣。盖金丹一道到得三家相见，自然并两归一。两即归一，则四象、五行、六气、七政、八卦、九宫之类无不归一，而名太乙含真炁矣。再加向上温养锻炼工夫，至于胎圆炁足，岂难超凡以入圣哉？故曰：“是知太乙含真炁，十月胎圆入圣基。”此章总括《河图》，贯串《周易》，与《参同契》相为表里，是全书提纲挈领处。

草木阴阳亦两齐，若还缺一不芳菲。

初开绿叶阳先倡，次发红花阴后随。

常道即斯为日用，真源返此有谁知。

报言学道诸君子，不识阴阳莫乱为。

此章言性命之功必须全修也。盖造化之妙用不出三五，三五之渊源皆起于一，一者无极而太极也。太极动而生阳，静而生阴，自一分为二，阴阳之变合遂不可胜穷矣。大而天地，细而万物，莫不有阴有阳，即如草木无情之物也，亦必阳倡阴和，然后花叶齐敷，著其芳菲；叶之开也，其色绿似乎属阴，不知惟阳为之倡，叶始微开，是则阳统阴而处其最先也；花之发也，其色红似乎属阳，不知惟阴为之随，花乃大放，是则阴从阳而居其略次也。征诸《河图》，天一生水，地以六数包之，外阴内阳，即绿叶之象；地二生火，天以七数包之，外阳内阴，即红花之象。人身亦然，坎外虚而中实，身象也，此非四大假合之身，乃真空中妙有也；离外实而中虚，心象也，此非六尘缘影之心，乃妙有中真空也。一切凡夫，身逐根而生尘心，缘尘而起识，顺以出之，日用不知，遂致流浪生死。学道之士贵在逆而返之，取坎中真阳点化离中真阴，身心打成一片，而先天之真源复矣。只此一阴一阳，顺之即凡，逆之即圣。道本一源，功须兼致。或执幻形为身而著于有，或执顽空为心而偏于无，皆由不识真阴真阳妄作妄为者也，奚啻北辕而南其辙乎？祖师敕策一切学人：访求真师，穷究性命根源，必须洞晓阴阳，深达造化，切不可独修一物，瞎炼盲参。阴阳二字，即《系辞传》所谓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也，在先天为乾坤，于人为性命，在后天为坎离，于人为身心。究竟坎离即乾坤，身心即性命也。以造化喻之曰日月、曰水火，以物类喻之曰铅汞、曰虎龙，以人身喻之曰魂魄、曰心肾，以人伦喻之曰男女、曰夫妇。有等旁门见篇中阴阳、夫妇、男女等字面，遂附会作女鼎之说，诳惑下愚，助其邪淫，不惜丧身失命。更有援女鼎邪说以注此书者，定入无间地狱，或变厕中蛆虫，永劫难出头矣。哀哉痛哉！

阳里阴精质不刚，独修一物转羸尪。
劳形按引皆非道，服气餐霞总是狂。
举世漫求铅汞伏，何时得见龙虎降。
劝君穷取生身处，返本还源是药王。

此章言独修一物之非道，当直穷性命根源也。承上两章言一阴一阳是谓大道，三家相见乃结圣胎，外此总落旁蹊，非真种子矣。有等学人，未遇明师，错认离中阴精以为本性，更不求坎中真阳点化，纵使执心不起，到得澄澄湛湛田地，终是无量劫来，识神难免生死轮回，岂能证金刚不坏之身乎？此独修一物者所以偏枯而羸尪也。又有索诸身内而为劳形按引，若熊经鸟伸之类；索诸身外而为服气餐霞，若吞日精月华之类；正如穷子觅珠、怖头狂走，较彼独修一物者，去道弥远矣。所以然者，皆由不识身心两字耳。离中真阴便是心

，坎中真阳便是身。喻以无情之物，强名铅汞；喻以有情之物，强名虎龙。以身心本体而言，强名曰药物，以锻炼身心而言，强名曰火候。旁门既不识先天源本，又岂能降伏其身心哉？故欲降伏身心，必须穷取生身受炁之源。父母未生以前，乾坤合德，性命圆成，囟囟囟囟一个太极而已。及乎出胎以后，乾破为离，坤实为坎，从地一声时两下分开，性命无由返还。学道之士先当求明师点破生身受炁根源，乃取坎中一阳返之于离而成乾，即取离中一阴还之于坎而成坤，复还先天性命，囟囟囟囟才成得一个人，此便是七返九还金丹大药，而证万劫不坏之身，岂独修一物者所能仿佛乎！然返还之功非必索诸受炁之初也，凡人即眼耳鼻舌合成此身，其机生生不息，会归一心，即所谓生身处也。此生生者顺之即凡，逆之即圣，人能从十二时中时时收视返听，穷之又穷，一念回机，陡然觉悟，当下便识取父母未生前面目，再加时时保任之功，是谓返本还源而大药从此出，识得心王便是药王矣。

人人本有长生药，自是迷徒枉把抛。

甘露降时天地合，黄芽生处坎离交。

井蛙应谓无龙窟，篱鷁争知有凤巢？

丹熟自然金满屋，何须寻草学烧茅？

此章言大药不待外求也。大药之本无过性命，性命之用不离身心，父母未生以前，人人具足，生身受炁而后，一切圆成，此太上所谓谷神不死者，只在当人返之还之耳。世人为积习所迷，狂惑失性，把大药抛在一边，向外驰求，另觅长生道路，终身役役，至死不悟。倘遇真师指破迷途，方知人人具足底身心便是长生大药，并两归一，真种自生，有若甘露之降自天中，黄芽之产在土内。盖甘露从天而降，喻言先天一炁倏然从虚无中来，无中生有，甚是奇特也。黄芽从地而出，喻言二物交会，一点真阳从坤土中迸出，药苗新嫩而可采也。两象一意，总是坎离交而产药之时也。奈何世人弃真逐妄，见同篱鷁，智若井蛙，不识北海之中自有龙窟，朝阳之地本有凤巢，将人人具足之大药当面蹉过，所谓同门出入不相逢也，岂知丹头一点，铜铁皆金，后天一切渣滓俱化作先天元炁，取之左右逢其源矣。乃抛却此等受用，转向后天渣滓中觅些小勾当，何异抛却满屋黄金，反去寻药草而烧茅弄火乎！

休炼三黄及四神，若寻众草便非真。

阴阳得类归交感，二八相当自合亲。

潭底日红阴怪灭，山头月白药苗新。

时人要识真铅汞，不是凡砂及水银。

此章直指先天药物，以破旁门也。大药既人人具足，不待外求，可见一切后天渣滓皆非真种矣，何必炼三黄四神而寻众草乎？三黄四神俱是炉火家药物，祖师将此以喻后天渣滓者也。大抵以凡精、凡气、凡神为三要者，便是三黄。以心肾肺肝为四象者，便是四神。取周身津液血气为运用者，便名众草。不知一落后天形气，便非虚无至真之大药，所以不当炼也。药之真者，无过坎离二物。离中真水恒欲下流，坎中真火恒欲就上，此本天本地之性情也，两者一交，水仍归地，火仍归天，亲上亲下，各从其类矣。天一生水而成，以地六为坎；地二生火而成，以天七为离；今取坎中之一上合离七，离中之二下合坎六，是为二八，二八相当，恰合一斤之数，自然相亲而归一体，此两句指坎离既交，而言其必至之理也。当其欲交未交之时，坎中真阳涌出北海，如潭底之日赫然发光，一切阴气邪魔到此自然消灭。及乎真阳上升与离中真阴配合，结成金丹，如天上太阴映太阳以为光，初出庚方之上，到此药苗新嫩，急须采取而烹炼矣。此两句指坎离初交而言其自然之象也。大抵坎中阳炁为真铅，离中阴精为真汞，坎离即铅汞也，铅汞即身心也，身心之用乃精炁也，精炁之体乃性命也，两者打合，浑然元神，乃是真中至真。人能洞识此物，方知后天精气一切非真，庶不为凡砂水银所诳惑矣。凡砂水银既非真种，三黄四神之与众草又可认为真哉？何时人之瞢瞢也！

此法真中妙更真，都缘我独异于人。
自知颠倒由离坎，谁识浮沉定主宾。
金鼎欲留朱里汞，玉池先下水中银。
神功运火非终旦，现出深潭月一轮。

此章言坎离交而产药，乃金丹之初基也。真铅真汞既非凡砂水银之可拟，学道者能舍此而别求妙法乎？后天身心即先天性命，人人具足之本真也，何以异于人哉？然归根复命之作用全在颠倒，同而异矣。不同而同者，先天自然之本体至真也，即内药也；非异而异者，后天颠倒之妙用，乃从妙用而返至真也，即外药也。《老子》云：“我独异于人，而贵求食于母”，此之谓也。就先天而言，本以乾性为主，坤命为宾。自中爻互易为离坎，未免宾反为主，主反为宾。离中木汞其性飘忽而喜浮，主中宾也；坎中金铅其情镇重而喜沉，宾中主也。人皆知乾坤颠倒而为坎离，金沉木浮，主宾之位似乎不定。岂知坎离再一颠倒而还乾坤，金之沉者转浮，木之浮者转沉，乾性依旧是主，坤命依旧是宾，浮沉之用转而主宾之位定矣。离之匡廓属乾，是名金鼎，其中浮而易走者为朱里汞，宾之位，心之象也；坎之匡廓属坤，是名玉池，其中沉而不迁者

为水中银，主之位，身之象也。汞性刻刻流转，顺以出之，易走而难留，不能自主，如欲留之必须用水中之银；金性镇重，出自坎宫，反来作主，逆以制之。真汞受制始不飞走，到此身心一片，寂然不动矣。然而调伏身心全仗真意，妙在“欲留”“先下”四字。浮沉互换，主宾颠倒之用，恰在其中。二物交会不出一时，运火神功无过，回光返照，只消刹那间，金丹一粒现出北海大渊之中，如满月轮，赫然光透帘帷矣。坎离初交便产大药，采取烹炼之功从此而起。此外药之作用，即还丹之根基也，岂非真中更真者乎。

要知产药川源处，只在西南是本乡。
铅遇癸生须急采，金逢望远不堪尝。
送归土釜牢封固，次入流珠厮配当。
药重一斤须二八，调停火候托阴阳。

此章详言采取温养，乃金丹之火候也。上章言深潭月现，则金丹大药产矣，然未言产自何地，采自何时，养之何法，学者仍茫然无下手处，此火候之不可不知者也。真金出自水底，故取象于川源；大药产在坤土，故取象于西南。且大药之产实与天上太阴同其造化。月望于东方乾甲之位，后此为艮丙之下弦，而魄生一阴已，在巽辛位上，动极而静，是为月窟，光敛于东北，万化归根，丧朋之象也。月晦于北方坤癸之地，后此为兑丁之上弦，而魂生一阳已，在震庚方上，静极而动，是为天根，光现于西南，药苗新长，得朋之象也。既知身中产药之地，即知身中采药之候矣，故曰：“要知药产川源处，只在西南是本乡。”大药既产，是名真铅，铅者杳杳冥冥，一味水乡铅也，水有壬癸之分，壬阳水清，癸阴水浊。盖时之子妙在心传，真意初动为阳，再转即阴，阴一生而真种失矣。当乘阴之未生而采之，故曰“铅遇癸生须急采”。真铅出水又名真金，真金者恍恍惚惚，一点水中金也，金有老嫩之别，其嫩也象月初望，其老也象月既望。盖月之圆存乎口诀，真炁初凝，恰当望日蟾光圆足时，过而真炁已失，即望远矣。当乘阴之未散而尝之。故曰“金逢望远不堪尝”，此言活子时到采取之功也。大药既采，即以真意送之，上升天谷，引入黄庭，牢闭六门，固济而堤防之，又当以神光刻刻回抱，不可须臾间断。盖真铅升鼎只当得一物，惟急入太阳流珠以配之，则神炁相守，心息相依，铅汞相投，身心二物才打成一片矣。故曰“送归土釜牢封固，次入流珠厮配当。”，此言大药入鼎温养之功也。采取之后，继以温养，大药永无耗散矣。然欲药足而火均，其功岂易言哉！大药不计斤而云重一斤者，取其至足也。金丹之圆必合两弦真炁气以成之，其间金水各半，不及则嫩，太过则老，不先不后之间可失其平

乎？采时谓之药，药中有火焉，真火本无候，而云调停者，取其至均也。两弦既合，必藉天然真息以调之，其中文武异宜，意散则冷，念起则炎，不炎不冷之间可失其准乎！炼时谓之火，火中有药焉，以火炼药便是以神御炁，而金丹之功就矣。故曰“药重一斤须二八，调停火候托阴阳。”此章是金丹底作用关键，不比其他泛论，其中火候之秘，不著于文，须得圣师亲授。然须知采取之妙全在念头不动处。盖不采之采是谓真采，不取之取是谓真取，此又火候之至妙至妙者也。过此以往，便是还丹作用矣。

虎跃龙腾风浪粗，中央正位产玄珠。
果生枝上终期熟，子在腹中岂有殊！
南北宗源翻卦象，晨昏火候合天枢。
须知大隐居廛市，何必深山守静孤！

此章言乾坤交而结丹，乃还丹之全功也。上章言既得金丹大药，养在黄庭土釜中，神炁相守子母相恋，归根而复命矣。至于静极生动，正子时到，便当驾动河车，聚火载金，自尾闾关升到天谷穴，猛烹而极锻之，如龙争虎斗，风涛汹涌，撼动乾坤，至于乾坤交姤罢，一点金液依然落在黄庭中央，故曰：“虎跃龙腾风浪粗，中央正位产玄珠。”从此更加温养之功，如龙护珠，如鸡抱卵，默默回光，勿忘勿助，到得玄珠成象，太乙含真，恰似果熟香飘，婴儿自然变化而超脱矣，故曰：“果生枝上终期熟，子在胞中岂有殊”乾南坤北，先天定位，系造化自然宗源，一到后天，则天地不交而反成否矣，今者乾坤既交，否转为泰，便将周天卦象通盘翻转，故曰“南北家源翻卦象。”晨昏二字只是一动一静，一阴动而为复，法当进火，进至六阳，动极而复静矣；一阴静而为姤，法当退火，退至六阴，静极而复动矣。一进一退，循环无端，悉听命于天枢。盖周天之行度无所不动，只有天枢兀然不动，在人为天谷元神常应常静者也。一切火候进退，无非合此不功之枢而已，故曰“晨昏火候合天枢。”还丹之功全在致虚守静，然而静不离动，舍动取静，深山之象也，喻独修一物也；即动而静，廛市之象也，喻还丹作用也。各人有一无位真人，隐在六根门头，时时发用，时时退藏，终日坐千峰顶上，不离十字街头，终日游十字街头，不出千峰顶上，正如天行常转而天枢兀然不动，岂必沉空守寂，坐在黑山鬼窟方称大隐乎！故曰：“须知大隐居廛市，何必深山守静孤！”，此结言还丹作用，性命全功，非独修一物者可比也。

不识玄中颠倒颠，争知火里好栽莲？
牵将白虎归家养，产个明珠似月圆。

慢守药炉看火候，但安神息任天然。

群阴剥尽丹成熟，跳出樊笼寿万年。

此章言还丹妙用，由颠倒而归自然也，通上数章。坎离交而产药，乾坤交而得丹，总是颠倒妙用，但世人知之者希耳。即如常道阴阳，火生于木，水生于金，顺而出之，欲动忿胜，生转为杀，所谓五行顺行法界火坑也，在《阴符》谓之祸，发必克丹道。阴阳则不然，水转生金，火转生木，逆而反之，忿怒欲室，杀转为生，所谓五行颠倒大地七宝也，在佛经谓之火宅生莲。故曰：“不识玄中颠倒颠，争知火里好栽莲？”火中生木便名青龙，水中生金便名白虎。白虎原系乾家真金，落于坤宫而成坎者，今用驱虎就龙之法，取坎中真金点在离内，金来归性，乃称还丹而乾体圆矣。故曰：“牵将白虎归家养，产个明珠似月圆”，此金丹大药产在坤炉之法象也。再加向上工夫，采取锻炼。金丹乃归乾鼎，而称金液还丹矣。丹既归鼎仍以炉中真火养之，火候之调全在真息，非后天呼吸之气也。真息与元神相依，又名神息，天枢兀然，法轮常转，自然出息不随万缘，入息不居蕴界，所谓天然真火也。故曰：“慢守药炉看火候，但安神息任天然。”凡人四大一身，无非阴气，从心意识中幻出种种贪嗔痴慢，未出三界，种种皆樊笼也。得此丹头一点，阴气已转而阳，从此炼之又炼，剥尽群阴，露出圆陀陀光烁烁未生以前面目，顿超三界，永脱樊笼而证万劫不坏之金身矣。故曰：“群阴剥尽丹成熟，跳出樊笼寿万年。”此章言丹道颠倒之极归于自然，通上数章而结之。

黄芽白雪不难寻，达者须凭德行深。

四象五行全藉土，三元八卦岂离壬。

炼成灵宝人难识，消尽阴魔鬼莫侵。

欲向人间留秘诀，未逢一个是知音。

此章言学道者当勤修德行以立丹基也。金丹大道即可脱樊笼超三界，是谓无上至真法宝矣。苟非至德，何以凝至道乎？坎中真阳是名黄芽，离中真阴是名白雪。即此二物金丹之真药也。真药必传真人，真人必崇德行，德之与行非一非二，如车之两轮，鸟之两翼。德之真者无过净明忠孝，扶植纲常，行之真者无过济困扶颠，方便利物。若能交修并证，表里如一，自然动天地格鬼神，遇真师得真药。倘德行有亏，纵遇真师授真道，决然承当不起，往往半途夭折。末路败亡。《阴符经》所谓小人得之轻命是也。征诸《河图》，金水木火为四象，并中土为五行，金水木火皆从中土而生，循环一周复归中土，起根在此，归根亦在此，故曰“四象五行全赖土”。三元者，元精、元炁、元神也；八卦者，乾坤并六子也。三元只是一元，八卦只是一个太极，一由中出，从

天一中生出真水，实为万化之源，故曰“三元八卦岂离壬”。上句言中在丹道为真意，下句言一在丹道为真铅。中黄真意寂然不动，身心自然浑合。从虚无生出大药，是名真铅，真铅即金丹也，即黄芽白雪二物所会合而成者也。从此炼之又炼，化凡质为灵质，而人莫测，损之又损，消阴气为纯阳，而鬼莫侵矣。自非大药之功，何以得此？然非德行甚深者，又曷克致此哉？此等秘诀、父不得而授之子，臣不得而献之君，必其人德行隆重，夙有仙缘，才承当得起。寥寥天壤，知音者谁！祖师到此，不能不为之三叹矣！叹知音之难逢，正叹积德累行之难其人耳。

好把真铅着意寻，莫教容易度光阴。
但将地魄擒朱汞，自有天魂制水金。
可谓道高龙虎伏，堪言德重鬼神钦。
已知寿永齐天地，烦恼无由更上心。

此章言金丹之妙，确然可以度世也。承上言德行既足立基，大药本非难致，当汲汲以求真铅矣。真铅乃先天一炁，从虚无中来，即金丹大药也。此药至灵至妙，不在四大一身中，却又不可身外摸索，须得真意以擒之。其念一到时，入杳冥则真铅自生，得之则命由我立，庶不迁延岁月，虚度光阴矣。真铅虽是一炁，其初却因两物结成。并两为一，须用颠倒工夫，先将北方水中之金，擒住南方火中之木，即以南方木中之火，制却北方水中之金，于是金木兼并，水火既济，而真铅得矣。火中之木、水中之金即天魂地魄也，魂魄即龙虎也。身中之真龙真虎既伏，世间龙虎自无不驯伏矣；身中之阳魂阴魄既归，世间鬼神亦无不归命矣。此不特道业至高，抑亦德行至重，才能如此。如此道高德重，便可提挈天地，把握阴阳。天地有坏，这个不坏。一切烦恼悉化为妙明真心，此非断烦恼而证菩提、烦恼即菩提也！性命俱了，此金丹大道，出世之极则也。

不识真铅正祖宗，万般作用枉劳功。
休妻谩遣阴阳隔，绝粒徒教肠胃空。
草木阴阳皆滓质，云霞日月属朦胧。
更饶吐纳并存想，总与金丹事不同。

此章言金丹大道迥绝旁门也。上章言真铅之妙可以超凡入圣，学道者可不识真铅哉！真铅是先天一炁，从虚极静笃中来，虽似有作，其实无为，乃造化之根源，大丹之宗祖，非独修一物者可以并驾，并非搬弄后天精炁一切妄作妄

为者可以幸致也。一阴一阳各正性命，方称大道。何须休妻？若独修一物，天地不交，真种无由生化矣，此休妻而阴阳否隔之象也。浩然之气充塞天地，自然不假一毫外物帮补。何消绝粒？若内不足而强绝外缘，未免馁在其中矣，此绝粒而肠胃空虚之象也。草木金银喻身中浊物，如心肾肝脾之类；云霞日月喻身中凡气，如精神魂魄之类。此等皆后天渣滓，合之四象五行不过依稀仿佛而已，与先天一炁有何干涉乎！更有执呼吸为元气者，未免着于吐纳；认思虑为元神者，未免着于存想。岂知真息之息与不神之神合为一炁，返乎太虚，才是金丹大道，与此等旁门天渊迥别，不可不明辨也。夫金丹即真铅也，世人既不识真铅，安识金丹？此章痛扫旁门，极其警策。惜乎愚夫错认休妻一语，又流入采阴旁门，造下地狱种子，恰如避溺而投火矣。哀哉！

万卷丹经语总同，金丹只此是根宗。

依他坤位生成体，种在乾家交感宫。

莫怪天机具泄漏，只缘学者尽愚蒙。

若能了得诗中意，立见三清太上翁。

此章言金丹大道，为超凡入圣捷径，乃《悟真篇》上卷之结尾也。前章言金丹作用迥绝旁门，可见只此一事实，余二即非真矣。岂特此书为然，纵阅尽万卷丹经，亦只言此一事耳。先天羲易提出乾坤坎离，已为丹经开山作祖，《道德》并《清静》诸经，惟宗自然，虽直指无为之道，而金丹作用已在其中。

《阴符》及《参同》诸书，要人返本，虽详示有为之功，然作用到头仍归自然大道。至于关尹庄列之所阐扬，钟吕海蟾之所撰述，莫不皆然，无非究性命之根，以定金丹之宗而已。所云金丹最的端者，此其根宗也。金丹作用，篇中言之即详，统而论之只是产药于坤炉，结丹于乾鼎两言可尽。以金丹言之，坎离始交而产大药，坤宫事也；至于依时采取升入天谷引归黄庭，则属之乾家矣。以还丹言之，采药入炉而用文火温养，坤宫事也；至于聚火载金交媾锻炼于昆仑顶上，则又属乾家矣，崔公所谓“产在坤，种在乾”是也，故曰：“依他坤位生成体，种在乾家交感宫。”祖师剖露到此，可谓直泄天机矣，奈世人尚惑于旁门！或以彼我两家分乾坤，此与无间地狱作因缘者；或以脐上顶下两地分乾坤，此向黑山鬼窟作活计者；岂非愚蒙之极乎！倘有智慧过人之士，参讯勤恪，神明忽告，当下豁然了悟，方知山河大地总是鼎炉，蠢动含灵悉皆药物，日用动静无非火候，三清太上即我本来法身，而立地成真作祖矣，故曰“若能了得诗中意，立见三清太上翁。”三清音，玉清、上清、太清三境真人也。太上者，巍巍尊高先天真宰也。凡夫一闻三清太上便惊惶无地，妄谓此乃天上至尊，断无我分，不知我之元精即玉清真人，即佛家所谓清静法身也；我之元

炁即上清真人，即佛家所谓千身亿化身也；我之元神即太清真人，即佛家所谓圆满报身也。举一即三，是名三清，会三归一，是名太上。非三而三，非一而一，无上而上。真空不碍妙有，故曰“无极而太极”。三本非三，一本非一，上本无上，妙有不碍真空。故曰“太极本无极”。此乃无上至真妙觉之道也。祖师所云悟真者，悟此而已。从前一切金丹作用，若炉鼎。若药物，若火候，到此总属筌蹄，何况旁门小乘？呜呼！苟非三教至人，其孰能知之哉！

此卷已括尽金丹作用，以下不过引而伸之耳。一路剖析次第秩然，到末了才直泄天机，作者注者双眼洞照，读者亦知之否耶？（上卷总评）

卷中

七言绝句六十四首

七言绝句六十四首（以象卦数）

道自虚无生一炁，又从一炁产阴阳；

阴阳再合成三体，三体重生万物张。

此章言大道顺生之序也。《道德经》云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只此数句，包罗万象，该括三教，惜未有知其解者。大道本来无方无体，浑然太虚，不可道，不可名者也，强名之曰虚无，曰自然，曰未见炁然。才谓之虚即实矣，才谓之无即有矣，才谓之自然即该具因缘矣，才谓之未见炁而元炁已生，道生一矣。故曰“道自虚无生一炁”，周子所谓“无极而太极”是也。一炁既分，其中便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，动者清而上浮为天，静而浊者下凝为地，一生二矣。故曰“又从一炁产阴阳”，周子所谓“分阴分阳，两仪立焉”是也。从此天气下降，地气上升，二气交感，人生其中，二生三矣。故曰“阴阳再合成三体”，周子所谓“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”是也。只此一元之炁，充周布满，三才既备，品物咸亨，情与无情莫不各正性命，三生万物矣。故曰“三体重生万物昌”，即周子所谓“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”者也。此章是祖师述《道德经》，特衍而明之，以为中篇六十四章纲领。所谓顺去生人生物者也，从此逆而返之，便是金丹大道。

万物芸芸各返根，返根复命即长存。

知常返本人难会，妄作招凶众所闻。

此章言学道者当知常返本也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可见大道物物具足，矧人为万物之灵，可不思返本还源乎？倘能从日用常道颠倒求之，即此六根门头，根尘相对时，当下斩断意识，意识不行，六用皆息，所谓

“一根既返源，六根成解脱”也。从此一切有情无情之物，无不各返其根，而先天之命复矣。命复而谷神不死者，终古常存矣，即太上所谓“万物芸芸，各归其根，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”是也。归根复命之功，人人做得，而世人往往当面磋过者，只为不知常耳。此道本至平而无奇，至澹而无味，不离日用，直造先天，是为太常。人能一念回机，当下便同本得，才知常即返本矣。奈何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昧却自家底平常心，往往厌常喜新，向外驰求，做出许多捏怪伎俩，阴阳炉火，无所不至，妄作妄为，自取凶咎，即太上所谓“不知常，妄作凶”也。圣训昭昭，世人岂不闻之乎！此亦本《道德经》而发明之，示人以返本还源之功。

但将死户为生户，莫执生门号死门。

若会杀机明反覆，始知害里却生恩。

此章言杀机转为生机，即反本之功也。《阴符经》云：“生者死之根，死者生之根。恩生于害，害生于恩。”盖世人之生死皆由于心，心之生死皆由于物，凡六根门头一切有漏处，悉皆生死岸头也。何以故？一切有漏之处，世人莫不依此安身立命，所谓生门也，即皆恩也。然一切有漏之处，世人莫不从此丧身失命，即所谓死户也，即皆害也。倘顺而出之，生门转作死门而害生于恩矣。惟逆而返之，死户转作生户而恩生于害矣。害生于恩，是生机反为杀机也；恩生于害，是杀机反为生机也。所谓杀机反复之妙也。此章本《阴符》宗旨而发明之。《道德经》主自然，故直指虚无之体；《阴清经》主作用，故专提生杀之机。然生杀之机，即所以归根而复命也。

祸福由来互倚伏，还如影响相随逐。

若能转此生杀机，反掌之间灾变福。

此章申言生杀之机也。《感应篇》云：“祸福无门，惟人自召。”此太上宝训也，然须知学道人之祸福与世人所谓祸福迥别：盖知常而返本，即自求之福也；不知常而妄作，即自求之祸也。岂不互相倚伏，如影之随形，响之应声乎？倘能一念回机，则生杀之关立转，一切妄作妄为者，未尝不可知常而返本，其转移之机关只在反掌间。盖妄即变而为常，即无所不变矣，从此殃可变庆，凶可变吉，灾可变福。宇宙在手，万化生身，而为造物之所不能杀矣。祸福倚伏亦本《道德经》，以申言上章杀机反复之意。

要得谷神长不死，须凭玄牝立根基。

真精即返黄金室，一颗明珠永不离。

此章言转两为一，乃金丹立基之功也。《道德经》云：“谷神不死，是为玄牝。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”谷神即本来面目也，谷取其至虚，神取其至灵，至虚至灵之机只在当下。当下寂然不动，当下感而遂通，其来无首，其去无尾，谷神本自无神生，何有于死！仍从此无生中生生不息，而天地万物皆从此出，即是道生（218尾）（221头）一，一生二。顺而出之以为生机者也。若要逆而返之以为杀机，妙用须从玄牝立基。坎中真阳为玄，是名有中无，命之寄于身者也；离中真阴为牝，是名无中有，性之寄于心者也。两者一合，丹基乃立，谷神自然长存，故曰：“要得谷神长不死，须凭玄牝立根基。”玄牝二物会归中黄，先天至精妙合而凝，何啻赤水玄珠得于罔象？一得永得，自然须臾不离，故曰：“真精既返黄金屋，一颗明珠永不离。”夫真精既返，玄牝之基立矣。玄珠成象，岂非谷神长不死者乎？此转两为一之初基，即转杀为生之妙用也。

先且观天明五贼，次须察地以安民。

民安国富方求战，战罢方能见圣人。

此章言复命之功即金丹作用也。独修一物即非大道，彼金丹大道何如哉？欲修金丹，必须洞晓阴阳，深达造化。《阴符经》云：“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。”又云：“天有五贼，见之者昌。”五贼者五行，天之所以造化万物，即人之所以自造自化者也。若不明互生互杀之妙用，怎得成丹？故欲执天之行，必先观天之道，内观洞然，才好下手。身中造化不离方寸地，此地兼摄坎离二用，察之则主立矣。主立则六根归元，听命天君，是谓“民安”。三宝内敛，外邪不生，是谓“国富”。从此坎离交姤，方结金丹，有龙争虎斗之象。交姤之时，六根大定，意识不行，五贼皆束首受我驱策，阴魔扫迹，有战胜之象。自此露出本来面目，便是圣胎，而见自己之圣人矣。以复命而兼了性，与天地合其德，方成大道。下章遂言战胜之功用。

用将须分左右军，饶他为主我为宾。

劝君临阵休轻敌，恐丧吾家无价珍。

此章申言金丹作用，当明辨宾主以还真也。战胜而见圣人，金丹之道圆矣。然方战之时，其功不可不慎。左属阳右属阴，离为太阳，左也，而实阳中之阴，则居左而反为宾矣；坎为大阴，右也，而实阴中之阳，则居右而反为主矣。所谓“用将须分左右军”也。学者以见性为主，离光是也，奈何中藏阴气，识神尚存，实未得为见性。一点乾家真性寄体坤中，坎中元炁是也，以其未即来复也，故谓之他，以其为我家故物，故必须让他作主。彼即作主，我反为

宾矣，主宾互换，颠倒之妙也。其初先用离中真阴，回光返照，既而取出坎中真阳，反本还源。识神死尽，真性才得现前，此如大将临阵先擒其王。真种到手，阴邪自散，但（219尾）（222头）中间进退之宜全仗调停火候，如大敌之不可轻。倘临炉之时一念妄动，则坎中真阳不可得而取，是“丧却吾家无价珍”也。可不慎乎！此章当与上两章参看，方知宾主颠倒之妙。更有下劣旁门以此章轻敌、上章战胜等句，附会作采阴邪说，诳惑世人丧身失命，生当受雷霆之诛，死当入无间地狱矣。

异名同出少人知，两者玄玄是要机。

保命全形明损益，紫金丹药最灵奇。

此章申言金丹之要，断在玄牝也。《道德经》首章云：“故常无欲以观其妙，常有欲以观其缴”又曰：“此两者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。”正与玄牝之说互相发明，但世人知之者稀，祖师特为剖析（221尾）（220头）之。常无者即玄也、阳也、主也，在人为真性；常有者即牝也、阴也、宾也，在人为真命。一分为二，是为异名；二本乎一，是为同出。学人能从有入无，返乎先天，是为玄玄之要道矣，故曰：“异名同出少人知，两者玄玄是要机。”有无之体虽一，作用却分两般，有为所以保命，当加日益之功；无为所以了性，当明日损之妙。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，自然形神俱妙，超脱而变化矣，故曰：“保命全形明损益，紫金丹药最灵奇。”水火相配合成紫色，即金丹法象，有无交互，性命齐了，岂非玄玄之妙道乎！

不识阳阳及主宾，知他那个是疏亲？

房中空闭尾闾穴，误杀阎浮多少人！

此章言独修一物之非道也。盖有无同出之谓玄，一阴一阳之谓道，所以金丹之功必须性命全修。篇中所说阴阳，直接性命而言，只此性命两字，在先天为乾坤，在后天为坎离，此两者有宾有主，有亲有疏，学人宜细辨之。世人但知以离为性，不知离中之阴，乃后天识神，逐境流转者也。学人仿佛依通便以此为见性，何异认贼作儿子，未免以宾为主，应疏而反亲矣。但知以坎为命，不知坎中之阳，即先天乾性，万劫不坏者也。学人未遇真师，转斥此为外物，何异贫子觅衣珠，未免以主为宾，应亲而反疏矣。此毫厘千里之差，不可不辨者也。今世学道者但闻清静之说，便牢闭六窗，灰心静坐。内不出，外不入，其象为“房中空闭尾闾穴”，即所谓“独修一物是孤阴”者也。只因不辨宾主亲疏，未明玄玄大道，并其所守之一物亦非矣，误尽世人，可胜道哉！昔马

祖在南岳，一味坐岳禅，南岳让公启以磨砖岂能作镜，复示以打牛打车之机，始豁然开悟。会得这则公案，便会得此章关键矣。

玄牝之门世罕知，只将口鼻妄施为。

饶他吐纳经千载，怎得金乌搦兔儿？

此章申言玄牝妙用，非旁门所知也。玄牝之与谷神，其体则一，其用则二，名之以一有一无，象之以一乌一兔，张弛阖闢，旋乾转坤，太上所谓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者也。旁门不知其妙，错认绵绵若存一句，妄以口吐鼻纳为玄牝作用，谬甚矣！岂知玄牝二物不过真阴真阳，离中真阴象日中金乌，坎中真阴象月中玉兔。两者会合，主宾颠倒，自然相擒相制而结金丹。《阴符经》所谓“擒之制在炁”也。若但以口鼻吐纳为功，纵饶千秋万岁，真阴真阳依然间隔，怎得金乌搦兔之妙用乎？此玄牝之门举世所以罕知也。

三才相盗食其时，此是神仙道德机。

万化既安诸虑息，百骸俱理证无为。

此章申言复命之功，从有为以入无为也。首章原本《道德经》，言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”，三才之道备矣。只此三才，顺之即凡，逆之即圣，学道者窃造化之机而用之，岂难超凡入圣乎？《阴符经》云：‘三盗既宜，三才既安。’又曰：“食其时，百骸理。动其机，万化安。”盖大丹造化以天为鼎，以地为炉，以日精月华为药物，人居其中运行周天火候，此丹道逆用之三才也。然有两种作用：以小周天而言，当先取坎中之阳补离中之阴，水火既济，会于中黄，金丹产在炉中矣，其机在候活子时到，以为采取之功。以大用天而言，坤反居上，乾反居下，天地反复交在昆仑，还丹收归鼎内矣，其机在候正子时到，以为锻炼之准。两种作用内外交通，始得参合三才，结而成丹，无非以真意和合身心，使元精、元炁妙合而凝，谷神自然长存。人但知为神仙妙诀，不知此乃修德凝道中一段自然机用，即归根复命之要道也。锻炼之后身心大定，天君坐镇中央，寂然不动，而五官四肢三百六十骨节八万四千毛孔，元炁周流，一切归命中黄正位。譬如北辰居所，而众星自拱，又如阳回寒谷，大地皆春。可谓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矣。岂非万化既安，诸虑尽息，百骸俱理，而得证无为者乎？此章言会三归一，从有为以入无为，正与首章相应。盖即《阴符》之作用，契《道德》之自然，摄用归体，以了命而兼了性者也。

《阴符》宝字愈三百，《道德》灵文止五千。

今古上仙无限数，尽于此处达真诠。

此章标两经宗旨，以示大道之渊源也。大道非师不传，非经不印，经者千圣相传之心印。然三洞真经部啻数千卷，独推《阴符》、《道德》两经开山作祖者，以其道合天人，为穷理尽性至命之真诠耳。然两经宗旨同而不同，异而不异：《道德》直指自然之本体，其道从无入有，其机主顺；《阴符经》专提归根之作用，其道从有入无，其机主逆。即如篇中所引虚无一炁，顺也；继以知常返本，则逆矣。同出异名，顺也，继以察地安民，则逆矣。至于谷神之妙，先从玄牝立基，则顺而未始不逆；相盗之机。究竟无为得证，则逆而未常不顺。此又见《道德》、《阴符》有无不二，性命同源之妙也。然两经文字极其简奥，《阴符》字仅三百，《道德》文止五千，自古上仙大圣，皆从得大受用。后来著书立说者终不能出其范围，诚哉！其为穷理尽性至命之真诠也已。

契论经歌讲至真，不将火候著于文。

要知口诀通玄处，须共神仙仔细论。

此章言火候之秘必假师传也。《阴符》、《道德》两经，垂示真诠，为万古学道者作指南针。然其书乃直指归根复命至真之要道，尚未落丹经诸名相也。至汉魏伯阳真人始准易象作《参同契》，建立鼎炉、药物、火候诸名相。大约以乾坤为鼎炉，以坎离为药物，以余六十卦为周天火候，意玄而语奥，遂称丹经鼻祖。从此接踵而起者，有论有经有歌，横说竖说，无非以寓言发明至真之理。其所陈者，卦爻铢两；所用者，年月日时。此特火候之名相耳。至真之诀，虽隐然在中，却又引而不发，其中玄妙，须得圣师口口相授，片言指破天机，则纸上陈言总是源头活水，紫清真人所谓“都来半句，贯串万卷丹经”是也。不则双眼黑漆漆地，纵有解会，一似镜里观花，水中捉月，从何处着眼？从何处下手哉？

饶君聪慧过颜闵，不遇师传莫强猜。

只为丹经无口诀，教君何处结灵胎？

此章言金丹大道，非师传不明也。上章言口诀必待师传，信矣。或疑世有聪慧绝人者，似可无待于师，殊不知性由自悟，命假师传，自古到今，未有无师而得证尽性至命之大道者。所以黄帝拜访于崆峒，孔子特询乎柱下，此两圣者岂非慧过颜闵者哉？彼其求师问道何其勤勤，正以道妙不可强猜耳。即如《阴符》、《道德》两经所言知常返本、察地观天底道理，只在眼前，然未遇真师，无异水中捉月，镜里观花，令人何处下手？又况后来丹经所述药物、火候之秘，曲譬广喻，名相离奇，有不目眩神惊者乎？明之尚且不易，矧能如法行持以结圣胎乎？学道者当急访真师以求真诀，毋得蹉跎岁月也。然则丹经竟无

用乎，曰真诀原只在丹经中，正如僧繇画龙一般，未经点眼尚是壁间之龙，一朝点出便破壁而飞去矣。点眼之妙存乎真师。

梦谒西华到九天，真人授我指玄篇。

其中简要无多语，只要教人炼汞铅。

此章言真师口诀只在汞铅二物也。汞本无质，喻妙有中真空；铅却有形，喻真空中妙有。妙有中真空即先天祖性，乾是也；真空中妙有即先天元命，坤是也。在后天性寄于心、故乾破为离，离之中虚者乃真汞也；命寄于身，故坤实成坎，坎之中实者乃真铅也。学道者能取坎中之阳，点离中之阴，才复还先天乾体，此炼后天两物以成金丹也。到得两物合体化作先天一炁，始号真铅，却又只是一物，此名外药。复加采取而烹炼之，一点落在黄庭，凝结圣胎，此名内药。更须抽铅添汞，炼之又炼，返于虚无，始称真汞。铅尽汞干才得超凡入圣，此炼先天一炁以成大还丹也。大抵以真铅喻身，真汞喻心，炼真铅所以了命，炼真汞所以了性。性命齐了，大道毕矣。岂非至简至易之真诠乎！我紫阳张祖当年于西蜀成都青城山面遇海蟾刘祖，拜授金丹秘诀，后因误传获谴，隐名著书，遂并其师承而隐之。篇中性命微言皆从刘祖口授，而付之一梦，其意良深。以西蜀为西华，以真授为梦授，以“指玄”二字隐跃《悟真》，无非活句，若作实法会，即是痴人说梦矣。

用铅不得用凡铅，用了真铅也弃捐；

此是用铅真妙诀，用铅不用是诚言。

此章揭示真铅之妙用也。上章铅汞对举，而此单举真铅者，点出金丹大药，令人知下手处也。盖真铅是先天一炁，从虚无中来者，凡铅乃凡精凡气也。然对坎离二物而言，身中凡精凡气总属凡铅；对先天一炁而言，则离中至阴之精、坎中至阳之炁又属凡铅矣。直到二物会合，产出一点真种，才算得真铅。真铅即金丹也，即所谓先天一炁从虚无中来者。学者既识得此真种，采取而锻炼之，是名金液还丹。更加温养乳哺之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虚无，消尽后天阴滓，浑然一片，先天法身圆明，与太空同体，是并其真铅而弃捐之矣，况凡铅乎？虽不用铅，其初却又用铅；虽似用铅，究竟又不用铅。从有为而入无为，即了命而兼了性。岂非西华所授之妙诀，即从上诸祖之心印乎？古诗云：“用铅不用铅，须向铅中作，及至用铅时，用铅还是错。”正见用而不用，不用而用，颠倒倒颠之妙。凡篇中所云真铅皆与此同看。

竹破须将竹补宜，抱鸡当用卵为之。

万般非类徒劳力，争似真铅合圣机。

此章申言真铅为还丹真种也。真铅固是先天一炁，不落形质，然必须后天同类之物有以致之。盖后天不得先天无以变化，先天不得后天无以招摄。离中至阴之精，坎中至阳之炁，虽属后天，即真铅之所自出也。两者一合，真铅自生。此中招摄之妙，有用竹补竹，用卵抱鸡，自然无中生有，返本还源。后天形质才得真铅点化，自然超凡而入圣矣。除却坎离二用，总属非类，何以致真铅而合圣机哉？

未炼还丹莫隐山，山中前后尽非铅。

此般至宝家家有，自是时人识不全。

此章言真铅作用，不可偏于守静也。坎离两物会合方称真铅，真铅即金丹也。既得真铅，再加向上工夫，采取而锻炼之，方称金液还丹。还丹既得，更加九年面壁之功，宣到一尘不染，万境皆空，才合隐山法象。还丹未就，且当求之于尘市可也。若便灰心冥目，关闭六窗，隔绝前后，则外药之用从何而生？故曰：“未炼还丹莫隐山，山中前后尽非铅。”真铅之体产自先天，虽则人人具足，然非真师点破，识之甚难。非金石凡药，非彼家邪秽，并非身中精气。倘离此数者息心内守，又未免独修一物，落断灭种性边见。如入深山而求铅，必不可得矣。可惜至宝不遇真师点破，遂致人人靛面蹉过，故曰：“此般至宝家家有，自是时人识不全。”此章言复命之功，不专守静隐山之象，甚奇，当与居尘市闭尾闾两首参看，方知其奥。

虚心实腹义俱深，只为虚心要识心。

不若炼铅先实腹，且教守取满堂金。

此章言立命之功先于了性也。《道德经》云：“虚其心，实其腹。”此句意义深远，举世莫能窥测。盖实腹是有为之功，所以了命；虚心是无为之妙，所以了性。心体本同太虚，空空洞洞，万象俱涵，一物不著，人能一念回机，直下识取本来面目，则心不期虚而自虚矣。此乃高上之士先了性而后了命者，所谓修上一关盖下二关也。中下之流到此便无站脚处，不若先做炼铅工夫以实其腹，命根即固，方可徐徐了性。然真铅亦未易炼也。凡夫心扰欲牵，刻刻向外驰求，耗散本来，如金玉满堂莫之能守。何以守之？只索收视返听，绝利一源以招致先天一炁而已。六根大定，返乎先天，是为真铅。真铅即得，命基永固，而腹先实矣，炼之又炼，从有为入无为，直到性地圆明而心亦虚矣。虚心实腹二义虽有了性了命之殊，而未常不同归，可见圣意虽深远难测，而未常不可测也。以上数章俱发明先天真铅之妙，欲炼真铅必须从取坎填离起手，故

下章紧接坎离二物。

日居离位反为女，坎配蟾宫却是男；
不会此中颠倒意，休将管见事高谈。

此章言坎离颠倒之妙，乃真铅所自出也。金丹之要只在真铅，真铅之用不出坎离二物。离为日，日乃太阳真火，是先天乾父法象，不知乾破为离，乾父反为中女矣；坎为月，月乃太阴真水，是先天坤母法象，不知坤实为坎，坤母反为中男矣。此先天转作后天颠倒之妙也，若能再一颠倒，则离中一阴复归于坤，坎中一阳复归于乾。亲上亲下，各从其类，后天不又转作先天乎？不会此中颠倒之妙而高谈阔论，何异以管窥天，可发一笑。世人不知道而妄谈道，祖师所以三叹也。颠倒之妙详见下章。

震龙汞出自离乡，兑虎金生在坎方，
二物总因儿产母，五行全要入中央。

此章言金木之用总归真土也。丹道以水火为体，坎离是也；以金木为用，震兑是也。究竟四象不离二体，后天震居东，即先天离位，所以震中木汞出自南方离火，所谓龙从火里出也；后天兑居正西，即先天坎位，所以兑中铅金生自北方坎水，所谓虎向水中生也。火反生木，水转生金，母子颠倒。故曰“二物总因儿产母”。东三南二北一西四，会归中黄真土，始成金丹。故曰“五行全要入中央”。上章言水火以立体，此章言金木以致用，合之而四象全矣，其要只在中土。

离坎若还无戊己，虽含四象不成丹。
只缘彼此怀真土，遂使金丹有返还。

此章言真土之功，能和合四象而成金丹也。真土者，真意之别名也。当其寂然不动，是为己土；及其感而遂通，是为戊土。其体则一，其用则二。体在中宫，用寄坎离。盖坎中纳戊，离中纳己，若非流戊就己，则金木水火各散而不能成丹。惟真意一到，才能调和身心，摄伏魂魄，四象合作一家，返本还源只在刹那间，而金丹大药结矣。真土之功不亦大乎！

火生于木本藏锋，不会钻研莫强攻。
祸发总因斯害己，要须制伏觅金公。

此章言金木相制之功也。上章说四象归于戊己，是总言金丹妙用，此又分而言之。木体喻人生而静之性，木中生火喻感物而动之情。情藏于性，本自寂

然，只因六根门头触境逢缘，处处粘著，引起业识，倏生忿欲。忿欲一起，即能焚却太和元炁。犹之火藏于木，本自宴然，只因钻木发火，烽烟一发即能烧却本身矣，所谓“祸发必克而害己”也。此岂可以私智钻研，强为攻治乎？必欲制伏，非水中之金不可。盖木性轻浮，金性镇重，木汞本流走不定，一见金铅自然受制，六根门头处处勒转，才得转识成智，返情为性，从此定水湛若，慧火长明。忿不惩而自惩，欲不窒而自窒，而寂然不动矣。金既制木，水即制火，岂复有祸发必克之患乎？此即金丹颠倒之妙也。

金公本是东家子，送在西邻寄体生。

认得唤来归舍养，配将姹女结亲情。

此章言以铅入汞也。先天羲易本离东而坎西，故取东家西邻之象。金公是坎中真阳，因乾破成离而陷坤宫以成坎者，岂不犹东家子而寄养西邻者乎？真阳虽然流落在外，面目依稀，急须认取。倘能以真意为媒，取出坎中真阳，配合离中真阴，二物归于土釜，金情木性自然两相和协，金丹得就矣，岂不犹配姹女而生婴儿者耶？此亦颠倒之妙也。

姹女游行各有方，前行须短后须长，

归来却入黄婆舍，嫁个金公作新郎。

此章言以汞投铅也。离中流珠喻后天之心，其性喜走，出入无时，流连前境，未肯退藏，若女子之好游。然本自一精，明分为六，和合六根六尘，随其所向而昼夜奔驰，何时得休歇乎？不知涉境则览物招愆，退藏斯安身得地。譬如女子在母家之日宜短，在夫家之日宜长，自有一定安身立命底所在。故曰：“姹女游行各有方，前行须短后须长。”学道之士必须刻刻回机，时时返照，把这点流珠收归中黄神室，即取坎中真阳以制伏之。若女子嫁夫之后，宜室宜家，克相夫子而不敢妄动矣。故曰：“归来却入黄婆舍，嫁个金公作新郎。”离宫取得坎中一阳，返而为乾，新郎之象，此与上章反复一意。上章言招男以配女，此章言嫁女以配男，总是坎离颠倒法象。祖师以世间法喻出世法，太煞婆心，令学人易晓耳。切不可泥男女字面，流入淫秽，以招上苍重谴也。

取将坎位中心实，点化离宫腹内阴；

从此变成乾健体，潜藏飞跃总由心。

此章直言取坎填离，复还乾体，乃金丹之关键也。自《日居离位章》言乾坤颠倒而为坎离，以下章章说坎离。盖后天之坎北离南，即先天之乾坤也；后天之震东兑西，即先天之坎离也。水火，坎离之体也；金木，坎离之用也。坎

中纳戊，离中纳己，是为真土，调水火而和金木者也。金木喻为龙虎，水火喻为铅汞，铅又喻名金公，汞又喻名姹女，真土又名黄婆。千言万语，究只是一坎一离。坎中一阳依然先天乾体，道心之象也；离中一阴夹带后天坤质，人心之象也。道心本纯乎天理，人心则未免流入私欲矣。学道之士观天道而执天行，能取坎中天理之阳，点破离中人心之阴，是为克己复礼，从此人心悉转为道心，而乾体复矣。盖由惟精以致惟一，即颠倒之妙也。其初乾坤颠倒而为坎离，先天遂转作后天；其既坎离颠倒而为乾坤，后天仍转作先天矣。乾体既复，变化乃生，六位之中，或潜或现，或跃或飞，周天火候之枢机，便是乘龙御天之作用。千变万化，一切惟心。所谓“乾元用九，乃见天则”，而出圣入神之基得矣。取坎填离为金丹彻底关键，此章结上以起下，又为篇中通身关键，读者急须著眼。

先把乾坤为鼎器，次搏乌兔药来烹。

既驱二物归黄道，争得金丹不解生？

此章括言金丹之要道不离于有作也。上章言取坎点离以还乾体，即金丹之要道也。然使不知安炉立鼎烹炼药物，则丹道何由而成乎？乾上坤下为坎离之匡廓，即鼎器也；日乌月兔乃乾坤之精髓，即药物也。学人于二六时中，先要收视返听，须臾不离，从此身心浑合，自归并中黄神室。故曰：“先把乾坤为鼎器，次搏乌兔药来烹。”身心既混合而归中黄，三家相见，自然打成一片而结圣胎，火候在其中矣。故曰：“既驱二物归黄道，争得金丹不解生。”据星家书，月行有九道，其中央为黄道，日月会合只在黄道中间。乌兔即日月也，日月即坎离也，安炉鼎而搏药物，即上章所云取坎点离也；归黄道而生金丹，即上章所云变成乾体也。只此四句而鼎炉、药物、火候无不该具，故曰此括言金丹有作之要道也。下章乃逐节分言之。

安炉立鼎法乾坤，锻炼精华制魄魂，

聚散氤氲成变化，敢将玄妙等闲论！

此章申言安炉立鼎之妙用也。日中乌为日精，月中兔为月华。日本太阳真火，月为太阴真水。太阴之体本来黑而无光，映日中太阳真火乃生其光，其黑而无光处所谓地魄也，其映日而生光处即所谓天魂也，两家合成，元是一物。人身之真日真月亦然。离外阳而内阴，其中一阴乃太阳之真精也；坎外阴而内阳，其中一阳乃太阴之真华也。学道之士必须以离中真火返照坎宫，坎中之金华自出而应之，正犹月魄生明而一阳来复矣。所以金丹下手工夫必先安炉立鼎，而后锻炼药物。收视返听乃安炉立鼎之初功，身心一如则锻炼制伏之妙用也

，身心会合打成一片，真种才得入手，而有氤氲变化之证验。孰知天魂地魄，总是一机；日精月华，元非两物。其中机窍至玄至妙，必须真师亲授，岂可看作等闲家具而高谈阔论乎！孟子所谓难言者，此也。此章单言安炉立鼎，而药物、火候已在其中。

咽津纳气在人行，有物方能造化生。

鼎内若无真种子，犹将水火煮空铛。

此章申言药物须得丹头也。金丹一道。既知安炉立鼎，便须讨论药物。药物之伪者，人人能行之；一说到真种子，则举世茫然矣。试看咽津纳气，不过旁门小道，其中亦必有主宰底人行之方验，况金丹大道，乌有其中无物而能自造自化者乎？太上云：“有物浑成，先天地生。”此物生天、生地、生人，无所不造，无所不化。在人为未生以前面目，万劫不坏底元神；在丹道为真意，即炼药之丹头也。即如婴儿在母胎时，母呼亦呼，母吸亦吸，块然而已。及至气足形完，一点灵光入于其中，才得地一声而成人。金丹作用亦复如是，必须真意大定，收取一点元神安住中宫，然后精凝气聚结成胚胎，从此归根复命，宇宙在乎手，造化生乎身矣。故曰“有物方能造化生”。物者浑成之物，即真种子也，即中黄真意也。学者若不知安一点于中宫，则神室中无主人，精炁暂结终散，若空铛然，虽强以水火烧煮，而大药之丹头先失矣，故曰：“鼎内若无真种子，犹将水火煮空铛。”此祖师提示丹头吃紧为人之句，须知此处淆讹不少。一切旁门罕知真种，除彼家炉火而外，有以凡精为真种子者，有以凡气为真种子者，有以昭昭灵灵底识神为真种子者，所谓“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”也。昧却本来，人何处更觅真种子乎？此章言真种，而鼎炉、火候已在其中。

纵识朱砂及黑铅，不知火候也如闲。

大都全藉修持力，毫发差迟不作丹。

此章申言金丹之要全仗火候也。学道者既识真种，才用得坎离二物。朱砂乃离中之汞，黑铅乃坎中之金，此即金丹药物也。识药犹易，行火甚难。盖火非药不生，药非火不成。若徒知药物而不知火候，岂能有所就哉！火候之秘只在真意，大约念不可起，念起则火燥；意不可散，意散则火冷。只要一念不起，一意不散，时其动静，察其寒温。此修持行火之功所以倍难于得药也。倘毫发有差，则一刹那间铅飞汞走，大药丧在俄顷矣，可不戒哉！究竟火候二字何所着落？真火者我之神，真候者我之息，以火炼药而成丹，即是以神驭炁而证道也。此火候之真种子也。此章专言火候，而药物、炉鼎已在其中。须知炉鼎

、药物、火候名虽分三，其实则一，皆是空名而无实义，非圆机之士何足语此。

黑中有白为丹母，雄里藏雌是圣胎。

太乙在炉宜慎守，三田聚宝应三台。

此章言三家相见为金丹至宝也。如上所云鼎炉、药物、火候，分而言之也，此又合而言之。药物之秘，无过坎离，黑中有白乃坎中赫赫之至阳，雄里藏雌乃离中肃肃之至阴。此两者乃金丹之母，而圣胎之本也。两者交通成合，是名太乙含真炁，而真火已在炉中矣。学者到此，只消用天然真火，知黑守白，知雄守雌，绵绵若存，勿忘勿助，元精自然化炁，元炁自然化神，元神自然还虚。身中三宝会聚三田，而应上天三台之象矣。此言会三归一以成金丹也。

恍惚之中寻有象，杳冥之内觅真精。

有无由此自相入，未见如何想得成？

此章言两弦之炁合而成金丹也。盖金丹大药非坎离二物交会无由而成。《道德经》云：“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杳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”恍惚中有物是谓无中有，指离中真阴也；杳冥中有精是谓有中无，指坎中真阳也。于恍惚之中而寻有象，杳冥之内而觅真精，此乃不寻而寻，不觅而觅，便是真意作用。打合两家，会归中土，有无从此交入矣。然此恍惚杳冥乃实地，非虚景也，学人须亲见亲证一番，大药才得成就。若未见而想象之，何啻水中捉月，镜里观花，其能成就金丹大药乎？

长男乍饮西方酒，少女初开北苑花，

若使青娥相见后，一时关锁在黄家。

此章言金木交并以结金丹也。丹道以水火为体，金木为用。震是长男，即离中木液也，龙也，汞也；兑为少女，即坎中金精也，虎也，铅也。丹道驱龙就虎，离中木液先到西方，坎中金精即出水以应之。故曰：“长男乍饮西方酒，少女初开北苑花。”此龙虎初弦之炁也。二炁将见未交之际，只在一时，须得真意和合，引归中黄正位，从此金木交并而结一黍之珠矣。故曰：“若使青娥相见后，一时关锁在黄家。”青者，东方之色；娥者，少女之象；相见者，喻震兑始交也。自此以下俱言并两为一金丹作用。

华岳山头雄虎啸，扶桑海底牝龙吟。

黄婆自解相媒合，遣作夫妻共一心。

此章申言金木交并以结圣胎也。华岳山是西岳，西为金方，数得四，虎本属阴，雄虎乃阴中之阳，盖言坎中真铅，即金情也。扶桑海是东海，为木位，数得三，龙本属阳，牝龙乃阳中之阴，盖言离中真汞，即木性也。龙吟云起，虎啸风生，两物相交，有夫妇之象，更以真意为黄婆，媒合两象，使木性金情并而为一，归到中黄，而圣胎结矣。此亦金丹法象也。

西山白虎正猖狂，东海青龙不可当，
两手捉来令死斗，化成一片紫金霜。

此章申言金木交并以产大药也。西山白虎即华岳山头雄虎，啸，喻身之不易伏也；东海青龙即扶桑海底牝龙，吟，喻心之未易降也。惟能以真意浑合身心，打成一片，此则把柄在手，并两归一，而大药生，自然化成紫金霜矣。与上章大略相似。

赤龙黑虎各西东，四象交加戊己中。
复姤自兹能运用，金丹谁道不成功？

此章言和合四象以成金丹也。以上俱言金木二用。究竟西方兑金，出自北方坎水；东方震木，出自南方离火，言二用已该四象矣，故不曰青龙白虎，而曰赤龙黑虎。坎中纳戊，离中纳己，即中央真土也。和合四象会于真土之中，所谓“精神魂魄意，攒簇归坤位”而金丹大药产矣。从此一阳为复而天根动荡乎东北，一阴为姤而月窟收藏乎西南，两弦一炁合而为一，金丹之功岂不既成乎？

月才天际半轮明，早有龙吟虎啸声。
便好用功修二八，一时辰内管丹成。

此章言采龙虎两弦之炁以结金丹也。月圆于既望，人皆知为金丹法象，不知月之所以圆由两弦之炁合成，即《参同契》所谓“二八共一斤”也，用半轮即用一轮也。上弦兑，体象白虎；下弦艮，体象青龙。所谓以身心分上下两弦也。身心交会，便有龙吟虎啸之象，即以真意摄伏身心，两弦合成一炁，收归坤炉，不出一时辰中而金丹已成矣。通上数章俱说打合龙虎两弦之炁，以结金丹。不出一时而丹成，见其至简至易也，孰知一时亦虚象哉！

赫赫金丹一日成，古仙垂语实堪听。
若言九载三年者，总是推延款日程。

此章言金丹之妙，道机决于一日也。上章言取龙虎两弦之炁以结金丹，而

一时即成，可见金丹一道至简至易，虽愚昧凡夫得之，立超圣地矣。奈世人不知大道之简易，又为丹经中三年九载之说所惑，尚然疑根未净，妄起下劣之见，耽误一生。岂知得丹之候究竟极其简易乎？古仙云：“本来真性号金丹，四假为炉炼作团”，既知金丹是本来真性，则上根利智当下可以了得。一旦放下身心，不染不著，心地廓然，真性自见，性复而命在其中矣。金来归性乃称还丹，故曰“赫赫金丹一日成”。此即达摩西来所谓一念回机便同本得、孔子告颜渊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底境界，实乃向上一机，千圣心印，不特古仙垂训，抑亦三教同源，学人所宜直下承当者也。才说九载三年，便是钝根小器推诿迁延、玩日愒月之曲说，岂笃论乎！彼盖不知真性现前，无可推诿处，无可迁延处也。然则丹经所云九载三年之说何居？曰理须顿悟，如初生孩子顿具百骸；事以渐修，如长养成人必经岁月。纵使积累之功，毕竟要到三年九载，何妨于一日之顿具乎？噫，根性猛利者当从此单刀直入矣。或疑上章既言一时，此章何以又换作一日，殊不知一时一日总虚象也，只要识得迅疾之机、攒簇之妙，一任易时为日，易月为时，无所不可。

敲竹唤龟吞玉芝，鼓琴招凤饮刀圭。

近来透体金光现，不与凡人话此规。

此章申言金丹之证验也。上章言金丹成于一日，似乎至简至易，没甚奇特。然其中证验可与智者道，难与俗人言也，姑以法象言之，仍不外坎离二物。竹者虚中之物。龟乃北方玄武之象，喻坎中一阳。玉芝喻离中真阴，所谓朱里汞也。琴者调和之器，喻黄婆也。凤乃南方朱雀之象，喻离中一阴也。刀圭喻坎中真阳，所谓水中银也。作丹之功，以中宫真意为主，必先放下万缘，虚心内照，倏然唤起坎中真阳，来与离中真阴交会，即以真意调和，招摄离中真阴，自然与坎中真阳相亲相爱，合为一炁。故曰：“敲竹唤龟吞玉芝，鼓琴招凤饮刀圭。”两弦合体结成金丹，从此美在中而辉生，宇泰定而光发，透顶透底放出金色宝光，自然照天照地，函盖乾坤，此等境界岂一切下劣凡夫所能窥测乎？彼尚群疑满腹，诸妄塞胸，话之何益？故曰：“近来透体金光现，不与凡人话此规。”此系金丹确实证验，非世人一切妄见虚象可以冒昧承当者，故我祖特地丁宁而赞叹之。

偃月炉中玉蕊生，朱砂鼎内水银平，

只因火力调和后，种得黄芽渐长成。

此章言并两归一而产药也。以上诸章言两弦之气和合为一，而金丹大药产矣。然非火候调停得宜，大药未易生也。偃月炉即玉池也，玉蕊乃坎中真阳

，即所谓水中银也。朱砂鼎即金鼎也，水银乃离中真阴，即所谓朱里汞也。两者不可偏胜，贵得其平。然燮理之功全仗火候调停而和合之，必须一念不起，一意不散，火候既足，真种自生，刹那之间黄芽渐渐长成，勃然出土矣。此言产药时温养火候，不可不细参也。

休泥丹灶费工夫，炼药须寻偃月炉。

自有天然真火候，何须柴炭及吹嘘？

此章言产药时真火候也。上章炉鼎对举，而此直曰偃月炉者，正指大药将产，一阳初动之时也。何为偃月炉？只因坎中真阳与离中真阴天然配合，神炁相守，息息归根，有如晦朔之交，日月合璧。月魄既受日魂以成胎，至初三日庚方之上露出一钩，金性乃成偃月之象，在卦象为震仰盂，亦主一阳初动，即大药入炉真法象也。此惟委志虚无，湛然长寂，直到虚极静笃，方可以致之。与后天一切渣滓之物，并一切起炉作灶杜撰工夫并没干涉。故曰：“休泥丹灶费工夫，炼药须寻偃月炉。”真药既产，须假真火以炼之，所谓真火者岂有他哉？只是息息归根，一念不起，一意不散，以俟真种之自化自育而已。岂待渣滓一物一毫帮补，与夫矫揉之功一毫费力哉？故曰：“自有天然真火候，何须柴炭及吹嘘。”此章紧接上章明示产药之候，使学人知时而用火耳。

前弦之后后弦前，药味平平气象全。

采得归来炉内炼，炼成温养似烹鲜。

此章言大药入炉，当加温养之功也。上章但言炼药须寻偃月炉，孰知两弦之炁便是金丹大药乎。前弦即上弦也，后弦即下弦也。上弦金半斤，黑中有白；下弦水半斤，白中有黑。白者金精，黑者水基。但上弦之光前黑而后白，下弦之光前白而后黑，白处各得半轮，此云前弦后、后弦前，盖专取水中之金也。两个半轮合成一轮，气象各得其平，月斯圆，药斯产矣。由是采归偃月炉中锻炼而温养之，不敢躁急，勿忘勿助，绵绵若存，火候既到，大药自然圆熟。

《老子》云：“治大国，若烹小鲜”，其此之谓乎？究竟何为上下两弦？身心是也。以真意和合身心，打成一片，便是锻炼工夫。又于意中忘意，便是温养工夫。切莫添出支节，此系产药时养火之功，当与下章卯酉沐浴同看。

兔鸡之月及其时，刑得临门药象之。

到此金丹宜沐浴，若还加火必倾危。

此章言金月沐浴之功也。上章只说温养，而沐浴已在其中。此又发明卯酉二用、刑德并合之义，正见不可不沐浴。以法象言之，在一岁为二八两月，在

一日为卯酉二时，大约是指点沐浴之候，切不可泥象执文。卯属兔，酉属鸡。木液旺在卯，此时阳中阴半，木中藏金，生处带杀，是德中有刑矣。金精旺在酉，此时阴中阳半，金中藏木，杀处带生，是刑中有德矣。两弦真炁交会，只在一时间，此乃大药入炉，金丹凝结之候也。当将凝未凝之间，刑德并临，生杀未定，此时大有危险，片时得药则刑转为德，顷刻丧失则德转为刑。行功到此，必须洗心涤虑，放下万缘，一念不起，一意不散，如此沐浴，大药自然圆成。倘或纤毫念起，天真便丧，未免德转为刑，而有倾危之患矣。沐浴之法不过委志虚无而已，其功只在一刻中，所谓卯酉特虚比也，此系金丹第一关键，非圣师亲授不知其妙。

欧冶亲传铸剑方，莫邪金水配柔刚。

炼成便会知人意，万里诛妖一电光。

此章言金丹慧剑之用也，与上章沐浴工夫一时并用。祖师到此忍俊不禁，又突出一奇峰，即世间有形之神剑喻丹道无形之慧剑。盖铸剑之法，必须金水淬厉而成，结丹之功亦必由金水锻炼而得。金水两弦真炁，一刚一柔，合而成丹，正犹神剑之有干将、莫邪，配而成宝。两弦妙用，必须真师口授，亦犹铸剑神方之必传自欧冶矣。故曰：“欧冶亲传铸剑方，莫邪金水配柔刚。”两弦之炁既妙合而凝，又以坤炉中真火淬厉而锻炼之，化成一炁，是为吹毛利剑，又名慧剑，此剑锋不可触，触之即丧身失命。妙在“知人意”三字，意者中黄真宰也，意即是剑，剑即是意，近在目前，远即万里。当大药入炉之时，倘有阴魔来侵，只索用慧剑劈头一挥，当下即扫踪灭影矣。故曰：“炼成便会知人意，万里诛妖一电光。”上两句言慧剑之体，下两句言慧剑之用。非真有慧剑之可用也，仍是先天一点灵光耳；亦非真有妖之可诛也，不过念起即觉，闲邪存诚之别名耳。吕祖云：“吾有三剑说与世人：一断爱欲，二断烦恼，三断愚痴。”其即此剑也夫！

调合铅汞要成丹，大小无伤两国全。

若问真铅何处是？蟾光终日照西川。

此章直指真铅之为丹基也。金丹大药只是真铅一味，然必须两弦合体烹炼而成。离中真阴为汞，恍惚中真象也；坎中真阳为铅，杳冥中至精也。阳大而阴小，似乎不均，惟以真意调和之，庶几两弦之炁各得其平，金丹乃成。故曰：“调和铅汞要成丹，大小无伤两国全。”两弦合体方称真铅，与后天之凡铅凡汞迥别。盖晦朔之交，日月合璧，会于黄道，太阴水魄吸取太阳金精，有金蟾之象，到初三日一钩现出金方，是为金蟾吐光而金丹大药产矣。故曰：“若

问真铅何处是？蟾光终日照西川。”川者水乡，西者金体，水中之金是为金丹，终日照者即“赫龄金丹一日成”也。此与上数章同在一时，盖温养沐浴即到，又得慧剑之用，金丹之功始圆。金丹圆而一阳复，便可采取烹炼以结大还丹矣。

八月十五玩蟾辉，正是金精壮盛时，
若到一阳来起复，便堪进火莫延迟。

此章言大药将产之候，急须采取也。上章云“蟾光终日照西川”，正指水中金而言，此所谓金精也。两弦并到，合成一轮月乃圆，而为望八月建酉，而金旺于酉，正是金精旺极之时。所以月到中秋，光彩异常。此喻坎离既交，水中之金赫然顿现，而大药将出炉矣。故曰：“八月十五玩蟾辉，正是金精壮盛时。”水中金现谓之活子时，此言“金精壮盛”，活子时到矣。纯坤之下一阳初复，急须下手采取，以作还丹之根基。故曰：“若到一阳来起复，便堪进火莫延迟。”此言大药方产，及时采取之作用也。

一阳才动作丹时，铅鼎温温照幌帷。
受炁之初容易吉，抽添运火却防危。

此章申言采药作丹之时，宜防危虑险也。水中生金，一阳初动，所谓金精壮盛之时，即身中活子时也。此时药苗新嫩，急须采取而烹炼之。吕祖云：“温温铅鼎，光透帘帷”，正指此时而言。故曰：“一阳才动作丹时，铅鼎温温照幌帷。”学人到此，当及时进火，一升一阵，浮沉老嫩之间，须索十分谨慎。慎之则片时得药，是为受炁吉；不慎则顷刻失丧，是为防成凶，故曰：“受炁之初容易吉，抽添运火却防危。”抽添者，抽铅添汞采药之作用也；运火者，上升下降炼药之火候也。上章是候一阳初动而进火，此章便说进火之作用。前后相接如贯珠，章章皆然，读者请著眼。

日月三旬一遇逢，以时易日法神功。
守城野战知凶吉，增得灵砂满鼎红。

此章申言金丹入鼎妙用只在一时也。天上太阴二十九日有奇，而一周天乃与太阳相会，是为晦朔之交，日月合璧而生明。丹道之妙，簇年归月，簇月归日，簇日归时，产药之与采取只在一时，其神功妙用恰与造化合符。故曰：“日月三旬始一逢，以时易日法神功。”药之将产也，当虚以待之，是为“守城”；药之即产也，当动以应之，是为“野战”。此中火候不可一毫差错，即《入药境》所谓“受炁吉，防成凶”也。运火之际，若能虑险防危，避凶

趋吉，则大药出坤炉而升乾鼎，养在黄庭，光明洞达而圆满矣。故曰：“守城野战知凶吉，增得灵砂满鼎红。”此章又紧接上两章，言一阳初动而进火，进火而能防危，则大药入鼎而神光焕发矣。

玄珠有象逐阳生，阳极阴消渐剥形。

十月霜飞丹始熟，此时神鬼亦须惊。

此章言金丹脱胎之证验也。上章所云灵砂即指金丹大药而言，乃先天一炁，必须得诸虚极静笃、无思无为中，《庄子》所谓“赤水玄珠，得诸罔象”也。于是采之烹之，炼之养之，守城野战之功既到，剥尽群阴，露出一一点乾元面目。金丹从此脱去胞胎，上升乾鼎，而造化之始基立矣。故有十月霜飞、胎圆丹熟之象。鬼者阴灵，神者阳灵也。元珠成象，超出阴阳，鬼神莫测其机，乌得而不惊乎？须知金丹脱胎与还丹脱胎迥别。此章以金丹而言，则阳极阴消，而有十月脱胎之象。以还丹而言，则又当阴极阳生，而为一阳初动之时。此处最要辨得分明，尚有重安炉鼎，再造乾坤一段工夫在后，不可不知也。

瑶池饮罢月澄辉，跨个金龙访紫微。

从此众仙相识后，海田陵谷任迁移。

此章申言金丹之可以立命也。上章言十月脱胎，明乎金丹大药固已出坤炉而升乾鼎矣。瑶池乃金母所居，即坤炉之法象也；紫微垣乃天中巍巍尊高处，即乾鼎之法象也。金丹妙用无过先天一炁。先天乍到之时，氤氲交合，如登瑶池而饮琼浆。故曰：“得之者，长似醉。”金精旺而蟾光盈，由是金丹大药脱出坤炉，上升乾鼎，地中一阳直透九天，岂非“瑶池饮罢月色澄辉，跨金龙而访紫微”之象乎？金丹升到天谷泥丸，便是郁罗萧台、玉清圣境，百节万神到此无不聚会，当下与大罗仙众覩面相识矣。任他沧海成田，桑田成海，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，而我之元神永无起灭，终不变迁，方信太上所云“谷神不死”是真实语。上章言神鬼俱惊，此章言众仙并会，方见金丹立命之功如此其神妙也。

休施巧伪为功力，认取他家不死方。

壶内旋添延命酒，鼎中收取返魂浆。

此章括金丹全功，以起还丹作用也。上章言入瑶池饮琼浆，即所谓不死方也。然何谓他家？性为主，我也，内药也；命为宾，他也，外药也。修炼之士先了命而后了性，须从外药起手，饶他为主，我反为宾，颠倒之妙，篇中言之详矣。一切劳形按引、服气餐霞，总属巧伪小术，徒劳而无功。惟有先天一炁

从虚无中来者，才能不落形气，超生脱死。故曰：“休施巧伪为功力，认取他家不死方。”当其大药将产而采归壶中也，是谓“归根复命”，点既枯之骨而命可延；及其一阳起复而升入黄庭也，是谓“返本还原”，收已散之灵而魂可返矣。故曰：“壶内旅添延命酒，鼎中收取返魂浆。”主宾颠倒，到此才了得金丹作用，而还丹之功从此起矣。更有下劣旁门，错认他家二字，流入采补，其罪可胜诛哉！

雪山一味好醍醐，倾入东阳造化炉。

若过昆仑西北去，张骞始得见麻姑。

此章言金液还丹之作用也。前章所云延命酒、返魂浆俱是金丹大药底证验，既灵且妙矣。然非猛火锻炼以成还丹，则九转之功未全。还丹妙用究竟不离水中金，故喻以一味醍醐。《涅槃经》云：“雪山有大力白牛，食肥腻草，粪皆醍醐，无青黄赤白黑色。”雪山喻金方。白牛喻金性之纯白。一味醍醐乃先天一炁从虚无中来者，即水中金也。金性不染不杂，坚固圆成，其初产自庚方，既而从西转东，升于乾位，引入黄庭，采取而烹炼之，岂非造化之大炉冶乎？一切延命酒、返魂浆到此悉化作醍醐，上味无二无别矣。故曰：“雪山一味好醍醐，倾入东阳造化炉。”此尚带金丹法象而言。金丹大药既入在造化炉中，候正子时一到，运动河车，聚火载金猛加锻炼，升至昆仑顶上，乾坤相见，交而为泰，一点金液依然落在黄庭，而圣胎始圆矣。故曰：“若过昆仑西北去，张骞始得见麻姑”此乃大还丹之法象也。张骞是男子穷河源者，麻姑是仙姝，张骞乘搓逆流直溯河源，过昆仑山顶，始见麻姑，总是颠倒乾坤法象，不必深求。

坎电烹轰金水方，火发昆仑阴与阳。

二物若还和合了，自然丹熟遍身香。

此章统言合内外二药而成大还丹也。金丹作用专取水中之金，所谓先天一炁从虚无中来者。坎电喻水中之火，白紫清云造化无声，水中火起，妙在虚危穴，金水方即虚危穴也。火烹雷轰自此而起，只是采取一阳引归乾鼎，以结金丹耳。以上俱说外药。直到正子时到，一阳初动，才用猛火锻炼，聚火载金，直达昆仑峰顶，从一阳之复升到六阳而为乾，从一阴之姤降到六阴而为坤，“乾坤交姤罢，一点落黄庭。”此即内药也。内外两种药物到此合为一体，再加温养之功，还丹既熟，自然通身透亮，遍体生香。剥群阴而为纯阳，点凡躯而为圣胎矣。此章言内外合一乃成金液还丹，下章方言温养之功。

要知炼养还丹法，自向家园下种栽，
不假吹嘘并著力，自然果熟结灵胎。

此章言还丹入鼎长养圣胎之功也。乾坤交罢，一点真种已落在黄庭，是为大还丹矣。猛锻极炼之后，急须加温养工夫。然温养之功别无巧妙，只在自家方寸地上，刻刻护持，时时培植，便是乳哺真种底方法。其功全在真息，必须优游自在，勿忘勿助。如龙养珠，如鸡抱卵。此即天然真火也。真火赫赫长红，何假吹嘘！绵绵若存，何须著力！火力既到，纯亦不已，自然脱胎而神化矣。此言温养还丹之功，与上面锻炼相为表里者也。

未炼还丹须急炼，炼了还须知止足。
若也持盈未已心，不免一朝遭困辱。

此章言还丹既得，当守之以无为也。盖有为所以了命，无为所以了性。还丹锻炼之功，正所以了命也。丹基一日未立，命非我有，故曰“未炼还丹须急炼”。然工夫虽妙，终落有作，未返自然，只可藉此为渡河之筏，既到彼岸，定须舍筏而见性矣。故曰“炼了还须知止足”。若得丹之后，依然向外驰求，不肯休歇，只管搬弄精魂在有作有为上寻活计，何异船到彼岸，尚恋筏而不肯舍乎？此不特性宗未彻，永无解脱之期，并其所得之命宝亦弗能享用矣。故曰：“若也持盈未已心，不免一朝遭困辱。”盖还丹未得，不知下德之有为则落空；还丹既得，不知上德之无为则又著相。此了命之功所以必兼了性也。

否泰才经万物盈，屯蒙受卦秉生成。
此中得意须忘象，若究群爻漫役情。

此章言火候之妙，切不可泥象也。以上数章俱说大还丹作用，而火候在其中，火候法象惟羲易足以印之。先天之易取定位以立本，后天之易取交感以致用。故乾上坤下之卦取其不交而为否，坤上乾下之卦取其交而为泰。乾坤交姤以后，正转否为泰之时也，其间阳火阴符进退之序，一刹那间周天数足，诸卦诸爻无不统摄矣。且乾坤之后便受以屯蒙序卦者，良有深意，盖天地既交则盈，天地间一切万物自然莫不生成。震以一阳动乎坎下，象万物之始生而为朝屯；艮以一阳止乎坎上，象万物之既成而为暮蒙。一生一成即一动一静也，还丹之妙亦无过一生一成。其初采药物于曲江之下，聚火载之而上升于昆仑，即朝屯之象，即天根之所以生也；其既姤乾坤于天谷之上，周天运之而凝结于丹鼎，即暮蒙之象，即月窟之所以成也。至于三田聚宝，则万物盈满之象亦在其中矣。然丹道之用卦爻，但取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之机，以寓进火退符之准，贵在得其大意之所在耳。若泥象执文，役役于朝屯暮蒙一日两卦之序，何啻痴人

说梦乎？大约火候之妙全在得意忘象一句，祖师于此特点破之。

卦中设法本仪刑，得意忘言意自明。

举世迷人惟泥象，却行卦气望飞升。

此章言得意忘象之为真火候也。丹经中鼎炉、药物、龙虎、铅汞种种建立，无非象也，又何疑于火候乎？故文不可执，象不可泥。即如屯蒙否泰等法象，如虫御木，偶尔成文，何处可执泥耶？圣人立象之妙，譬若以手指月，月自在天，决不在指头上。学人能得意而忘象，得象而忘言，则象中之意，自将朗然洞彻。倘或泥象执文，役役于朝屯暮蒙一日两卦，如法行持便指望白日上升，岂非大惑不解之迷人乎！此章与上章略同。

天地盈虚自有时，审能消息始知机。

由来庚甲申明令，杀尽三尸道可期。

此章申言卯酉周天之造化也。火候之妙，准乎造化，造化气机只是一阴一阳，其中自有消息盈虚、与时偕行之妙。周天之大纲以南北为经，东西为纬。观于先天方位图，乾南而坤北，日东而月西，则消息盈虚之机概可见矣。大约盈则必消，消者杀机也；虚则必息，息者生机也。阳虚于子盈于午，一到卯中生机已不可遏；阴虚于午盈于子，一到酉中，杀机已不可回。然生中有杀，杀中亦有生，生杀一时并到，此中消息之机不可不知也。故曰：“天地盈虚自有时，审能消息始知机。”还丹之妙，其周天火候，同乎造化，阴极生阳，六阳从地而升于子；阳极生阴，六阴从天而降于午。此南北之经也。有南北之经，自然有东西之纬。盖人身中一日一月人人具足，日东月西便分出甲木庚金，金木间隔，则水火之功尚未全。故当乾坤大交后，运行周天火候之时，急须用斗柄之机斡旋身中，日月若璇玑之升降，循环不已，从下到上，从左到右，转而又转，战退群阴，使阴气渐消渐虚，阳气渐长渐盈。自然元精化元炁，元炁化元神，元神还太虚，身中之三尸自消，九虫自灭，此乃转杀机为生机，而归根复命之道得矣。故曰：“由来庚甲申明令，杀尽三尸道可期。”三尸乃人身中尸虫，一名三彭，相传以庚申日上诣天曹，诉人罪过，夺命减算。修真之上能七守庚申，三尸自灭。然总不若炼还丹之直截也。卯酉之正令一行，则阴尽阳纯，三尸不守而自灭矣。

四象会时玄体就，五行全处紫光明，

脱胎入口通神圣，无限神龙尽失惊。

此章言还丹脱胎之证验也。其初，四象会于中黄，金丹始结，玄珠已成象

矣。再加聚火载金之功，逆上乾宫，烹之炼之，又从而温养乳哺之，剥尽群阴，露出乾元面目。直到矿尽金纯，烟消火灭，方成一粒龙虎还丹。五炁俱朝于上田，三花皆聚于乾顶，浩气塞乎天地，慧光遍照大千，岂非四象会而玄体就、五行全而紫光明之象乎？斯时也，重立性命，再造乾坤。变种性为真性，转识神为元神，自造自化，不由天地矣。更须忘物忘形，积功累行，时时长养圣胎，直到瓜熟蒂落底时候，灵丹应时脱落，吞入口中，倏然云腾雨施，雷轰电掣，片晌之间消尽一身阴滓，立地转凡成圣，而为鬼神所震惊、天龙所呵护矣。岂非通灵入圣而神龙失惊之象乎？此处独言入口，故知是还丹脱胎之象，与前面金丹脱胎迥然不同。大约此书已经再三校正，其工夫极有次第。首言大道源委，次言药物炉鼎，次言坎离交而成金丹。有采取温养之功，究言乾坤交而成还丹，有锻炼乳哺之功，一步步鞭到此，才说脱胎神化底证验。先后次第，秩然不乱，读者幸细辨之。

药逢气类方成象，道在虚无合自然。

一粒灵丹吞入腹，始知我命不由天。

此章言还丹之妙用可以造命也。盖还丹之功始于有作，终则无为。有作所以了命，无为所以了性。其初必取真阴真阳同类相感，方成大药。到得玄珠成象，太乙归真，乃返虚无而证至道矣。盖道自虚无生一炁，一而二，二而三，遂至顺流不穷。今者攒五簇四会三归二旧复返于一炁，岂非自然之道乎！此以了命而兼了性也。炼之又炼，灵丹从昆仑顶上应时脱落，吞入口中，从此宇宙在手，造化生身，我命在我，生死总不由上天矣。此章紧接上章脱胎入口来，确是还丹证验。入口入腹虽分两象，实无二义。须知口非饮食之口，腹非脐腹之腹，遇真师者自知之。

大道修之有易难，也知由我亦由天。

若非积行施阴德，动有群魔作障缘。

此章言体道之士当修德以格天也。灵丹入腹，命由我而不由天，信矣。然此特为了手者言耳。若夫下手之时，有易有难未可概论，大约以真实心承当则易，以巧伪心袭取则难。一心真实才能上达乎天，若稍涉巧伪即便隔绝天心，自取魔障。故造命之工夫，虽由乎我，而出世之机缘实由乎天。此决言阴德之不可不积也。行善而不求人知谓之阴德，一切方便济人，慈悲及物之事，若《太上感应篇》所载者，学道之士定当刻刻行持。行持之际，又当心安意肯，无所为而为之，切不可夹带一毫计功谋利、缴求福报底念头。倘或一念夹杂，便违心逆天，堕落魔眷属中，而障却大道因缘矣。盖世间魔障一切皆从心造

，一心积德自然足以格天办道，其机括仍由我不由天也。然则造命之学不特在了手后，即在下手时矣。发心担荷大道者，尤当三复此章。

了了心猿方寸机，三千功行与天齐。

自然有鼎烹龙虎，何必担家恋子妻。

此章言了心之究竟处也。上章言大道必由功行，学道之士定当积功累行，上合天心。行须八百，功必三千，似乎累世莫殫，毕生莫究矣。不知八百三千，一切惟心所造，倘能一念回机，全身放下，方寸中空空洞洞，自然一了都了。三千之功、八百之行。当下立地圆满，而与太虚天体同其广大高明矣。故曰：“了了心猿方寸机，三千功行与天齐。”此即真空而该妙有者也。学者既悟空体，又须功行齐修。若一向空腹高心，拨无因果，自以为无修无证最上一乘法门，便是莽莽荡荡招殃祸矣。高上之士，一朝顿彻，且把这个拨置一边，仍旧去安炉立鼎，采取药物，行持火候，炼成龙虎大丹。空不碍有，其妙如是。既知空不碍有，即知有不碍空。到此地位，根尘识想一切消落，大地山河俱同幻影，此身尚非我有，何有于家！又何有于田园妻子！种种身外之物，世间凡夫苦死守着田园，恋着妻子，一息尚存，不肯放下，岂知凡夫最贪著处即道人大解脱处乎！此处本自然而然，不假排遣。故曰：“自然有鼎烹龙虎，何必担家恋子妻。”此即妙有而该真空者也。到此方知有作无为如火合火，尽性至命如空合空，求其合一相且不可得，何况分而二之乎？此系祖师末后全提之句，旧解多失其意，特为拈出以告同志。

始于有作人难见，及至无为众始知。

但识无为为要妙，谁知有作是根基！

此章结言金丹大道当从有而入无也。上章已拈提空有不二宗旨，此遂直截指出，以为通篇结尾。世人但知有为所以了命，无为所以了性，不知其中自有缓急先后之序。有为之功在乎结丹，一切采取锻炼作用必须乘时而应机，此其绝利，一源三返，昼夜之功用，止可冷暖自知而已，人岂得而见之乎？及乎功深力到，百骸理而万化安，身心一如，归根复命，坐收清静无为之效，到此则美在其中，光辉发越，人皆得而知之矣。故曰：“始于有作无人见，及至无为众始知。”此言不落有为，方见了手之妙，破世人执有之常见也。到得无为地位，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，自觉觉他，广宣妙法，谁不望而心折，皈命投诚？孰知其初结侣入圆，死心锻炼，才得建立丹基。有为之功，若是其专且久乎？故曰：“但识无为为要妙，谁知有作是根基！”此言不堕无为方成起手之功，破世人执无之断见也。盖有作是了命边事，无为乃了性边事。学道者偏于有

作则著幻相，偏于无为则落顽空，一部《悟真篇》中，断常俱遣，割截两头，句句全提向上，总是要人身心一如，有无不二，亲证无上至真妙觉之道耳。到此乃双扫双建以结之，是通部一大关键也。

修行混俗且和光，圆即圆兮方即方。

晦显逆从人莫测，教人怎得见行藏。

此章言俗不碍道，乃出格之妙用也。《道德经》云：“和其光，同其尘。”此两言颇难体会。盖有道而不见其道，有德而不见其德是为和光。自此与世间愚夫愚妇一般面目，一样举动，入净入垢无所不可，是为同尘混俗，即同尘之别名也。大修行人直到了手后，一尘不沾，六通具足，正好随愿度人，多方利物。即或垂手入尘，游戏三昧，无所不可。以言乎行止，则或圆而或方；以言乎踪迹，则或显而或晦；以言乎机用，则或顺而或逆。天地鬼神且莫测其行藏，而况于人乎！由是可以出世，可以入世；可以遁世，可以经世；潜见惕跃，总由乎心，仕止久速，各当其可。有如狮子之迷踪、神龙之变化，渊乎妙哉！所以文王系乾爻至用九，而垂无首之象；夫子见太上帝于柱下，而发犹龙之嗟。呜呼！至矣。

五言四韵一首

五言四韵一首(以象太乙之奇)

女子著青衣，郎君披素练。见之不可用，

用之不可见。恍惚里相逢，杳冥中有变。

一霎火焰飞，真人自出现。

此章统论金丹妙用，乃八十章之总结也。金丹作用，不过取金木两弦之炁合成。震木虽属长男，然从离火中出，女子之象也，且天三生木而地以八数包之，似乎男人女妆。故曰：“女子著青衣”。兑金虽属少女，然从坎水中生，郎君之象也，且地四生金而天以九数包之，似乎女人男扮。故曰“郎君披素练”。夫此两弦之炁产于后天，孕在先天，当其形质未兆之时，便可取而用之；及乎形质既萌，已落后天阴炁，才有可见便不可用矣。故曰：“见之不可用，用之不可见。”大药将产未产之际，机欲动而未离乎静，阳方生而未离乎阴，以其寂然不动，强名杳冥；以其感而遂通，强名恍惚。恍惚里相逢，动不离静，杳冥中有变，静极生动。所谓一动一静之间，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。此时运火之功，洗心沐浴，只在霎时间，而金丹真种得矣，岂非“一霎火焰飞

，真人自出现”乎？此一段是金丹工夫，再加向上之工，则脱胎神化，自然变现无方，超出轮回而与三清太上同其法身矣。祖师末了作此以结束八十章，盖由博归约，返乎太乙之真也。

此篇又不难于注，而难于序。向来颠倒错乱者，一切秩然成章，浑然无缝，虽天孙云锦，何以加兹？至如注中宗旨，字字金针，只许同心默契，冷暖自知耳。（中卷总评）

卷下

西江月十二首

西者，金之方。江者，水之体。月者，药之用。一十二首以周岁律。

内药还同外药，内通外亦须通。丹头和合类相同，温养两般作用。

内有天然真火，炉中赫赫长红。外炉增减要勤功，妙绝无功真种。

此章总括内外二药，乃尽性至命之全功也。大道本无内外，一到金丹作用，便分出内外二药，其中有体有用，有宾有主，然古今知之者希。祖师大发慈悲，不妨为学人旁通一线，通部《悟真篇》，无非指点内外二药，到此才明明点破耳。内药属先天，外药却须从后天返先天。盖无修无证，天然具足者谓之内药；有作有为，返本还源者谓之外药。内药了性，体具中黄，即元神而摄精炁者也；外药了命，用寄坎离，即身心而合真意者也。元神本来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，寂不离感，感不离寂，内外之体同矣。当其寂也，一念不生，似乎无为；及其感也，六根互用，又不碍有为。内外之用通矣。故曰：“内药还同外药，内通外亦须通。”先天一点灵光，圆陀陀地便是大药丹头。高上之士识此丹头，只消真意不散，元神内凝，身心两家自然和合而交感矣，此即内以兼外，从源而达流者也。中下之流未易及此，必须炼己立基，筑究城郭，处于中以制其外，制于外以养其内。先要和合身心，元神才凝，此即外以全内，从流而溯源者也。两家作用殊途而同归。故曰：“丹头和合类相同，温养两般作用。”药物既分内外两种，则炉鼎亦分内外两处，而火候亦当分内外两用。大抵内炉专在中黄，外炉兼摄六根。内火候专主无为，外火候兼于有作。学道之士须令元神坐镇中黄，常应常静，自然真息绵绵，用之不勤，与元神相依相抱，一似炉中火种昼夜不断。故曰：“内有天然真火，炉中赫赫长红。”中黄便是内炉，元神便是内药，真息绵绵，便是内火候，此即本体，为工夫不增不减者也，乃先天也。然后天有增有减之功用即从此而出，凡人泄漏真性多在六根门头，故二六时中必须回光返照，时时收拾身心，其功可不勤乎？“为学日益”故

曰增，“为道日损”故曰减。在工夫须当增之又增，在本体则当减之又减。即增即减，直到无可增减处，自然元精化元炁，元炁化元神，元神还太虚，而无功真种出矣。盖有增有减尚属功夫边事，直到无增无减才是无功之功、无上至真妙道。有增有减底工夫恰好合着无增无减底本体。此内外二药体相同而用相通者也。故曰：“外炉增减要勤功，妙绝无功真种。”盖内炉系中黄神室，元神不动即内药作用也。天然真火，内火候也，体也，主也，了性者也。外炉系坎离二用，和合身心即外药作用也。增减勤功，外火候也，用也，宾也，了命者也。内外二药打成一片，体用同源，宾主交参，性命全修以至形神俱妙，所谓合内外之道而一以贯之者也。

此药至神至圣，忧君分薄难消。调和铅汞不终朝，早睹玄珠形兆。

志士若能修炼，何妨在市居朝。工夫容易药非遥，说破令人失笑。

此章言大药至简至易，即内以摄外者也。上章言内外相同才称金丹大药。然有辨焉：外药，后天之功也，出圣入神必假作用；内药，先天之体也，即凡即圣一切圆成。但恐信根浅薄，自家承当不过、消受不起耳。大药之用无过真铅真汞，身心是也。身心未易相合，须得真意以调和之。真意之不动处即先天元神也。元神既复，身心自然打成一片，而玄珠成象矣。到此即神圣功用当下立证，曾不终朝，所谓“赫赫金丹一日成”者也。奈何世人多信不及，往往劳形苦己，离妻入山以为修炼。殊不知修炼之功全在心地，但使心地洁净圆明，一切不染不昧，虽处市朝，何异深山穷谷！所谓“大隐居尘市”是真修炼矣。盖身心两字便是大药，先天一点元神便是大药底丹头。这个丹头人人具足，只因未遇真师点破，日用不知，不信大药至迩，工夫至易，而求诸远且难者，遂至当面错过，甘作凡夫。一旦点破，方知即此人人具足者便是金丹大药，即此日用不知者便是天然真火，即此甘作凡夫者便可出神入圣，圆通无碍，有不哑然失笑者乎？《老子》所谓“不笑不足以为道”也。此章言即内药以摄外药，直证无为，了性而命在其中，所谓修上一关盖下二关者也。

白虎首经至宝，华池神水真金。故知上善利源深，不比寻常药品。

若要修成九转，先须炼己持心。依时采取定浮沉，进火须防危甚。

此章言大药必假作为，即外以全内者也。盖内药无为所以了性，外药有为所以了命。了性者即以一以该两，其机关至简至易；了命者即两以还一，其作用极玄极微。金丹作用须从和合四象起手，四象者何？地四生金，其象为白虎，中藏天一真水，是名首经而为至阳之宝，故曰“白虎首经至宝”。天三生木，其象为华池，中藏地二真火，是名神水而为至真之金，故曰“华池神水真金”。

”。金木水火分之名虽有四，合之只是坎离二物，二物逆转便合成先天一炁，先天一炁从虚无中来，源洁流清，绝无纤尘夹杂。《参同契》所谓“上善若水，清而无瑕”是也。故曰：“故知上善利源深，不比寻常药品。”离中一阴属己土，己之象也，“人心惟危”，法当炼而消之。坎中一阳属戊土，心之象也，“道心惟微”，法当保而持之。炼己持心工夫久久纯熟，到得虚极静笃，大药方生，即此一时便全九转之功矣。故曰：“若要修成九转，先须炼己持心。”大药一生必须采取，采取之候在坎离乍交、一阳初动之时。潭底日红，沉之象也。息念以守之，当虚己以待时。黄芽出土，浮之象也。用意以采之，当乘时而进火。此中消息，冷暖自知而已。候未到而遽采是谓先时，候已到而不应是谓不及时。先时则药太嫩，不及时则药太老。毫发差迟，便不作丹而可危矣。故曰：“依时采取定浮沉，进火须防危甚。”此章言外药作用从有作以反无为，了命而性在其中，所谓从下二关透上一关者也。

此章浮沉二字与上卷不同。上卷指坎离交会时说，此处却说采药进火底时候，当细辨之。

七返朱砂返本，九还金液还真。休将寅子数坤申，但看五行成准。

本是水银一味，周游历遍诸辰。阴阳数足自通神，出入不离玄牝。

此章言大药返还之妙，合内外而言之也。盖内药之体在谷神，不离玄牝；外药之用在二物，须要返还。然七返九还颠倒逆用之妙，岂易知哉！何谓七返九还？其法象出自《河图》。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，坎属水而数得七，已含火象，其中一点实处本是乾家太阳真火，火结为砂，岂非朱砂之象乎！地二生火，天七成之，离属火而数得九，已含金象，其中一点虚处本是坤家太阴真水，金化为水，岂非金液之象乎！学道之士必须取离中这点真阴，还于坎宫而成坤，便取坎中这点真阳，返于离宫而成乾，是谓返本还源而先天之体复矣。故曰：“七返朱砂返本，九还金液还真。”其初以北方之水返为南方之火，既而以南方之火还为西方之金，以火炼金，是名金丹，炼成纯乾，是名金仙。彼《河图》之翻作《洛书》，金火互换，先天之转为后天，离居乾位，皆此意也。世人不知造化之妙，遂以自寅顺数到申为七返，自申逆数到子为九还，可发一笑。岂知水火一生一成乃五行自然之准则乎！故曰：“休将寅子数坤申，但看五行成准。”以二物对说，虽分数坎离，其实真铅大药一味而已。究其根源，只以坎中一阳作主。盖天一真水从中而出，为性命之根源，包罗万化，具足五行。其初一变为铅，在北方坎宫，为亥子水，此真铅之本身也；及乎二变为砂，在南方离宫，为巳午火；三变为汞，在东方震位，为寅卯木；四变为银，在西方兑位，为申酉金；五变为土，在中黄坤宫，为辰戌丑未四土。故曰

；“本是水银一味，周流通历诸辰。”此言其顺流而出者也。逆而转之，只此真阴真阳便是七返九还之功，到得九转功成，胎圆炁足，适合造化九九八十一之阳数自然脱胎而入神化，即《老子》所谓“谷神不死”者也。然谷神不死，须从玄牝立基，其初，一分为二，从谷神分出玄牝，自内而出外，即一味之流遍诸辰者也，其既，二转为一，从玄牝合成谷神，自外而入内，即二物之返本还真者也。故曰：“阴阳数足自通神，出入不离玄牝。”首章全提内外二药，是总纲；次章言至神至圣之功，即内以统外也；三章言炼己持心之要，即外以还内也；此章遂言返还之妙，归本谷神，乃合内外而言之也。

牛女情缘道本，龟蛇类秉天然。蟾乌遇朔合婣娟，二炁相资运转。
总是乾坤妙用，谁人达此真诠！阴阳否隔即成愆，怎得天长地远！

此章言二物妙用不宜间隔也。上章言七返九还不离玄牝，则坎离之不可不交明矣。即以物情征之，牛女，天上双星也，必假鹊桥之会；龟蛇，地中两物也，合成玄武之形。至于日中之乌、月中之兔，必至晦朔交会，乃萌滋元炁而生明，总是阴阳二炁相资运转，顺去生人生物者，逆之则成丹。盖乾父坤母资始资生之妙用，即坎男离女，反本还原之真诠。世人独修一物，未免落在孤阴寡阳边。由是火水未济，天地不交，而成否隔之愆。即不能与天地同其功用，岂能与天地同其长久乎！此言了性者必须立命，才合返还妙用，独修一物便非大道。有等旁门，因阴阳否隔字面，流入彼家房术，诳惑愚夫，则又罪不容诛矣。

若要真铅留汞，亲中不离家臣。木金间隔会无因，须用媒人勾引。
木性爱金顺义，金情恋木慈仁。相吞相咽却相亲，始觉男儿有孕。

此章言坎离始交，金丹之法象也。上章言阴阳否隔，即金木间隔之象。其所以间隔者，由介绍之无其人，未得真土调和耳。水中生金，是名真铅；火中生木，是名真汞。汞性轻浮，极易飞走，惟真铅足以留之，即所谓“金鼎欲留朱里汞，玉池先下水中银”也。然非真土坐镇中宫，岂能调和两家之情性乎？故欲真铅之留汞，非亲近家臣不可；欲木金之不隔，非媒人勾引不能。家臣媒人皆指真土，即所谓黄婆也。盖金情至刚，木性至柔，金能克木，两不相得。金木既未肯相顺，铅汞遂未肯相留。惟得真土和合，则木性不畏金之刚而转爱其顺义，金情不嫌木之柔而转恋其慈仁。由此真虎真龙相吞相咽，转更相亲，身心打成一片，而元神出其中矣。圣胎圆而真人现，岂非男儿有孕者乎？此言三家相见以成金丹之法象也。

二八谁家姪女？九三何处郎君？自称木液与金精，遇土方成三性。

更假丁公锻炼，夫妻始结欢情。河车不敢暂留停，运入昆仑峰顶。

此章言锻炼、交媾，还丹之作用也。前章言坎离交而大药孕，金丹之基立矣，犹未及锻炼之火候也，故即以三家相见者申言之。二八姪女即木液也，九三郎君即金精也，其初两物间隔，无由相通，一遇中黄真土，遂勾引而撮合之，所谓“追二炁于黄道，会三性于元宫”是也。勾引虽仗黄婆，调停全凭真火。丁公者，文火也，金木交并之时，须用文火温养之，两家情性自然欢好，大药产矣。大药既产，活子时到，必须采取真铅，送归土釜，仍以文火温养之，此申言金丹作用也。温养即足，正子时到，及须驾动河车，从尾闾起火，透夹脊，过玉枕，运到昆仑顶上，用武火猛烹极炼。乾坤交姤罢，一点落黄庭，大药始入鼎而凝结矣，此乃言金液还丹之作用也。丹既入鼎，再加乳哺温养工夫，久久纯熟，至于圣胎圆而真人现，九转之功于是乎毕。

天地才经否泰，朝昏好识屯蒙。辐来凑毂水朝宗，妙在抽添运用。

得一万般事毕，休分南北西东。损之又损慎前功，命宝不宜轻弄。

此章言还丹之功从有以入无也。上章言河车运火直上昆仑，则乾坤既已大交，向之乾上坤下而为否者，今坤上乾下而翻为泰矣。然火候之进退不可不谨。阳动而进火，为期屯之象也；阴静而退火，为昏蒙之象也。举两卦而六十卦反对之象一进一退，悉在其中矣，故曰：“天地才经否泰，朝昏好识屯蒙。”乾坤交姤罢，一点落在黄庭，先天真种既已入鼎，后天周身之气自来归命。有若三十辐之共凑一毂，百川众流之朝宗大海。但须时时抽铅添汞，炼尽阴气，以还纯乾，运用之妙存乎火候耳，故曰，“辐来凑毂水朝宗，妙在抽添运用。”前此金木间隔，火水未济，东西南北各居一方；到此混而为一，元神坐镇中黄，超然独尊，东西南北浑然总是一家，得一而万事毕矣，故曰；“得一万般皆毕，体分南北西东。”功用到此只求日减，不求日增，只消抱一守中，常应常静，从有作以入无为，即太上所谓“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”也。盖从前有作之功都缘立命，命宝既立，便当了彻性宗，直证无上妙觉。倘只管恋著命宝，搬弄精魂，便落在有为法中，譬如登岸之时犹然恋筏而不肯舍，纵使寿同天地，一愚夫耳，故曰：“损之又损慎前功，命宝不宜轻弄。”此首要学人直下了性，乃祖师末后全提句也。

冬至一阳来复，三旬增一阳爻。月中复卦朔晨超，望罢乾终姤兆。

日又别为寒暑，阳生复起中宵。午时姤罢一阴朝，炼药须知昏晓。

此章言攒簇周天，乃火候之法象也。大丹之功全仗火候，火候之秘不可以言宣，先圣不得已寓之易象，此复姤之所以为天根月窟也。复姤之妙又不可以言宣，姑以年月日时寓其法象，大约只是阳动阴静两端而已。以一年计之，十一月冬至一阳初动为复，每月增一阳爻，十二月二阳临，正月三阳泰，二月四阳大壮，三月五阳夬，直到四月六阳成乾，阳极而阴生矣；五月一阴初静为姤，每月增一阴爻，六月二阴遁，七月三阴否，八月四阴观，九月五阴剥，直到十月六阴成坤，阴极而阳又生矣。此言一年之火候也。古圣恐世人著在年上，乃移一年之火候于一月。以月朔当复卦一阳初生，上弦适当二阳之兑，至望而成乾，三阳足矣；月望当姤卦一阴始生，下弦适当二阴之艮，至晦而成坤，三阴足矣。此言一月之火候也。又恐世人著在月上，乃移一月之火候于一日。以子时一阳当复卦，到巳而为六阳之乾，午时一阴当姤卦，到亥而为六阴之坤，一日之中已具足一月之晦朔并一年之寒暑。大约取阳动阴静，而金丹之火候视此以为进退而已。一阳初动，朝晨之象，即年中之冬至，月中之朔日也，当准之而进阳火；一阴初静，黄昏之象，即年中之夏至，月中之望日也，当准之而退阴符。簇年归月，簇月归日，簇日归时，只在一时动静中，自分昏晓而已。故总收之日“练药须知昏晓”，绝句中“一时辰内管丹成”即此意也。孰知一时又簇在一刻哉！又孰知时本无时，刻本无刻哉！噫！此真火本无候，至妙至妙之机关也。

不辨五行四象，那分砂汞铅银。修丹火候未曾闻，早便称呼大隐。

靡肯自思己错，更将错路教人，误他永劫在迷津，似恁欺心怎忍！

此章言盲师不识金丹之妙，自误以误人也。金丹法象原本《河图》，盖《河图》以一中统摄四方。水火木金分列四方，是为四象。四象会于中五真土，是为五行造化之妙。一落到当人身上，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成。只此造化，顺之则生人生物，逆之则成佛成仙。天机难泄，古人不得已著为丹经，近取诸身喻为夫妇男女，远取诸物喻为砂汞银铅，总之皆法象也。至于真药真火之骨髓，万劫一传，非得真师面授，迥无入处。世间有等愚夫，不经师承，猖狂妄行，闯入旁蹊曲径，一切杜撰。不知何者为五行，何者为四象，何者为砂汞银铅，此辈尚未识药物之面目，况火候乎？然旁门中有数等，最下者误执砂汞银铅为点金之术，错认夫妇男女为御女之方，高者不过搬弄身中精气，最高者亦不过见到澄澄湛湛底识性，内守幽闲，独修一物而已。堪笑此辈自己盲修瞎炼不肯认错，乃空腹高心妄称大隐。一日弟子未做，便去好为人师。教者以盲引盲，学者将错就错。引出一班瞎弟子，谤毁正道，指斥真师，无所不至。此辈不遇明眼人点破，生生劫劫永堕迷津，自误误人，一至于此，其罪可胜诛耶！祖

师剖泄金丹大道到此，特为天下后世杜撰盲师痛下棒喝，太煞慈悲矣！

雄里内含雌质，真阴却抱阳精。两般和合药方成，点化魂灵魄圣。

信道金丹一粒，蛇吞立变龙形，鸡餐亦乃化鸾鹏，飞入真阳圣境。

此章言金丹大道能超凡入圣也。金丹之要只在坎离二物，故不厌重复言之。离本太阳真火，阳中含阴，外实内虚，心之象也；坎本太阴真水，阴中包阳，外虚内实，身之象也。火中生木是为阳魂，水中生金是为阴魄。金木者，水火之交也，所以魂魄即寄于身心。心非肉团之心，乃先天凝聚之元精也；身非四大假合之身，乃先天流行之元炁也。身心妙合便是先天元神，但一落后天形气中，身界根尘役役于外，心缘诸识憧憧于中，逐妄迷真，遂至魂魄相离，流浪生死，长沉苦海。学道之士，当以真意为媒，和合身心，身心一如，寂然不动，金丹大药才得圆成。阳魂阴魄，到此一齐点化，合为元神，而至灵至圣矣。得此真种，倏忽之间便能转形色为天性，点凡胎作圣胎，一切自身中众生到此立地超脱，不生不灭，湛然长存。只此金丹一粒，蛇吞之而变神龙，鸡餐之而化鸾凤，自然飞入真阳圣境矣。真阳圣境者，乃玉清、上清、太清三境，无极无上大罗天宫也。究竟三境岂别有哉？即本来元精、元炁、元神会三为一者也。蛇坐龙，鸡变凤，总是转凡成圣底法象。切莫向痴人前说梦，亲证道妙者自当知之。

德行修逾八百，阴功积满三千。均齐物我与亲冤，始合神仙本愿。

虎兕刀兵不害，无常火宅难牵。宝符降后去朝天，稳驾鸾舆凤辇。

此章言学道之士当修德以凝道也，道与德如形之与影，寸步不可离，所以子思子云：“苟不至德。至道不凝焉。”又如《周易》乾坤两卦，乾属道，坤属德，若非君子之厚德载物，岂遽能如圣人乘六龙以御天哉？学道之士愿力第一要广大：必先度尽一切众生，然后圆满正觉。行修八百，功积三千，皆愿力中事也。《金刚般若》云：“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”世人但知天地至广至大，一切蠢动含灵之物至微至细，孰知天地本来与我同根，谁是胜我者？一切蠢动含灵之物本来与我同体，又谁是不如我者？究竟到此，何物何我，何亲何冤，管教均平齐一，无高无下，始合神仙度生之本愿矣。功行到头，道与德而并隆，形与神而俱妙，自然虎兕不能伤，刀兵不能害。无常倏忽，我则以谷神为大年；火宅燔烧，我则以露地为安宅。不生不灭，是真宝符；常清常静，是真天堂。脱却羊鹿小乘，便是龙车凤辇。本来如是，尊矣贵矣，岂别有宝符之可降，上天之可朝，琼舆凤辇之可稳驾哉？虽然，为上根言只是道德尊贵一句足矣。但中人以下往往信不及，祖师恐学道人流入断见，姑现宝几珍御身而为说

法耳。

西江月又一首

又一首(以象闰月)

丹是色身至宝，炼成变化无穷。更于性上究真宗，决了无生妙用。

不待他生后世，眼前获佛神通。自从龙女著斯功，尔后谁能继踵？

此章言性命全修，一生证果，乃《悟真篇》之总结也。首章言内外二药便是性命两宗作用，至此掇用归体，直下示人见性以圆命功也。盖立命之功全在金丹，金丹大药本从无中生有，攒五行，簇四象，会三家，并二物，而归一炁者，一得永得，坚固不坏，炼之又炼，直到九转功成，上天下地，出幽入明，无所不可。金丹一道，岂非色身至宝而炼成变化无穷者乎？此关尹子所谓见精神而久生者也。虽则千变万化，然生生化化未有了期，终不脱长生二字。更须从此直下一脱，彻见本性，顿证无生，方知山河大地全露法身，往古来今不出一息，更有何至宝之难舍，变化之足夸？岂非决了性宗而彻证无生妙用者乎！此关尹子所谓忘精神而超生者也。奈何小乘之仙，未能顿见毗卢本性，往往从劫到劫，难登佛地。不若大心众生，直了无生，一彻俱彻，从此三身具足，六通圆明，以一生圆旷劫之果，现前境界，便与诸佛把手游行，岂待他身后世乎？所云大心众生，若《涅槃》之屠儿、《华严》之善财、《法华》之龙女是也。屠儿以放下屠刀立证贤劫菩提，善财以遍参知识会入弥勒楼阁，并称上根矣。至如龙女以宝珠献佛，刹那之间转女成男，往南方无垢世界，坐宝莲华，成等正觉，岂非“现前获佛神通”者耶？后之继踵而出者宁遂无其人耶？祖师特地丁宁于篇末，若将旦暮遇之矣。夫龙女成佛一案，据李长者合论云，此经中表法耳，今即以金丹法象表之，其作用无不合符。大海者，坎地也；女子者，纯阴之象；龙女表阴中之阳也。八岁表二八之数也。宝珠价值三千大千世界，表水中之金，乃身中无价至宝也。持以上佛者，还之于乾也。女转成男者，离变为乾，变化无穷之象也。南方者，后天离位，即先天乾位也。宝珠一上，金来归性，脱尽阴滓，炼之即色身至宝，了之即无生妙用也。从此后天之离依然转作先天之乾，其体则刚健中正、纯粹以精，其用则各正性命、时乘变化，是名无垢世界，而成等正觉矣。《法华》权示龙女公案以表一乘妙法，《悟真》特取龙女法象以表金丹妙道。金丹之妙道非即一乘之妙法乎！此章总收性命二宗以应首章内外二药，不特为十二章结尾，乃《悟真篇》通部之结尾也；不特为《悟真篇》关键，乃万卷丹经之关键也；不特万卷丹经，并《河》、《洛》妙义、《周易》、《参同》、《道德》、《阴符》、一切三洞真经、三藏教典、千八百则公案，无不在其中矣。

绝句五首

绝句五首(以象五行)

饶君了悟真如性，未免抛身却入身。

何以更兼修大药，顿超无漏作真人。

此章言了性必须了命也。真如本性人人具足，本来无修无证，但在凡夫地中暂为五蕴所覆耳。若能一念回机，便同本得，当下即了悟矣。然理须顿悟，事以渐修，即如一身之中，六根门头尚有无始以来种种习气，当锻炼而薰修之，实实落落，当从身上薰修取证。从上诸祖见性之后，潜修密证，身心一如，直到习漏既尽，何难一生证果？所谓“现前获佛神通”者，此也。不则舍身取心，欲速见功，倘回首之时一毫习漏未尽，不免抛身而入身矣。内典云罗汉尚有隔阴之迷，如洸山曾三世为国王，几乎忘却本来面目；云门曾三世为国王，便失却神通，可不危哉！修证之捷径，莫若金丹大药，大药妙用只在以火炼金。若能取日用之猛火，炼本来之真金，直从六根门头炼之又炼，锻尽无始以来习气，直到矿净金纯，露出无位真人面目。有修有证者，恰合其无修无证之本性。于是从无相而生实相，即法身而成报身，是谓九转功圆，形神俱妙，超出一切有漏因果，永无抛身入身之患，而称大觉真人矣。此祖师为独修一物者痛下针砭，然篇中所云了悟只指后来一槩禅耳。若从上诸佛诸祖，皆穷理尽性至命以证无漏妙果者，未可一概而论也。

投胎夺舍及移居，旧住名为四果徒。

若会降龙并伏虎，真金起屋几时枯？

此章言小果之不足证也。从古到今只有金丹一道可以超脱生死。然大道难闻，小果易就。更兼世人根器大小不同，舍大取小者颇多，往往各执一法，得少为足。一旦大限已到，功行未圆，生怕抛身入身，故作种种伎俩：有习归空之诀而投胎者，有夺死人之舍而投生者，有恐宅舍不坚，长用迁徙之法而为移居者，又有志在留形住世，隐处深山穷谷而为旧住者。总而言之则曰四果徒，皆由未知金丹大道，遂落小果。金丹之要，只在一龙一虎。龙虎即身心也，若能降伏身心，便是降龙伏虎。真空之身与妙有之心浑合无间，自然形神俱妙，此万年不坏之真金，即人人安身立命之本宅也。真金起屋，何时而枯？从此经行坐卧长住其中，任他沧海成田，我自安然不睬，何有破损迁徙之患，而学区区小果乎！

鉴形闭息思神法，初学艰难后坦途。

倏忽纵能游万国，奈何屋破却移居！

此章言小道之不可久也。真金起屋才得不枯，可见一切非真金者俱不能长存矣。奈何旁门小法，各取其验，世人多为歆动。鉴形者，铸一大镜，时时鉴照己形，久之自忘其形，不觉入镜中矣。或曰即闭目静坐，鉴观己形也亦通。闭息者，闭住呼吸之气，自一息两息以至千万息，置鸿毛于鼻端，一毫不动，方称效验。思神者，或默朝上帝，或存想昆仑，久之而神出矣。三者一着于形，一着于气，一着于神，皆落后天渣滓，与金丹大道至简至易者何啻霄壤！此等小法，初学甚是艰难，其功力既专且久，俱能定中出得阴神，倏忽之间，游遍九州万国，可调得意之极矣。奈何宅舍难固，形神易离，能无屋破而移居乎？此亦四果之徒，难免无常大限者，学道者当勤求金丹大药，不可以此自限也。

释氏教人修极乐，只缘极乐是金方。

大都色相惟兹实，余二非真漫度量。

此言直指自性西方，令学人知所归宿也。释教有净土法门，劝人念佛，念到一心不乱，寿命终时佛来接引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详见《弥陀》等经。世人但执西方之相，罕能穷源，不知此亦古佛应化一期方便之谈，未可取相昧性，自生窒碍也。盖东方属木，乃造化发育之乡；西方属金，乃造化归藏之地。即易象观之，后天乾居西北，便是金方，东方出震之帝，到此才得归根复命，李长者云“佛乃至阳之德”是也。亘古亘今只有这点乾金，纯粹以精，为人人本来真性。此金其性坚刚，万劫不坏；其质纯白，一切不染。不染不坏，自在长住，岂非极乐世界乎！《维摩经》云：“随其心净即佛土净”，《坛经》云：“但心清净即是自性”，西方是也。夫此金性非常非断，无色无相，却又能现出丈六金身、三十二相。无色之身是谓法身，无相之相是谓实相，妙有真空一时具足，西方极乐只在眼前，所谓只此一事实，余二即非真者也。若从西方远近、极乐有无、秽净取舍、往生去来上拟议卜度，剑去久矣。可见东华之上真即西方之古佛，金丹之大道即金仙之极果也，此《维摩》所谓不二法门也。祖师恐学人生二见，特为提破。

俗谓常言合至道，宜向其中细寻讨。

能于日用颠倒求，大地尘沙尽成宝。

此章言至道不离迹言，令学人会无言之意也。祖师著《悟真篇》，到此将搁笔矣，恐人只作玄言妙义会过，枉却一片婆心，故特地丁宁告说汝等诸人，切勿从俗语常言外另觅玄言妙义以为至道也。真正至道只在十字街头、闹浩

浩地俗语常言中，但未向其中细细寻讨耳。至道云何？当初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，一切以顺而生，百姓日用而不知者，此也。所谓五行顺行，法界火坑，生机转作杀机矣。若能摄万归三，摄三归二，摄二归一，一切以逆而成，圣人洗心而退藏者，此也。所谓五行颠倒，大地七宝，杀机转作生机矣。生机杀机原非两橛，转与不转只在当人。故曰：“能于日用颠倒求，大地尘沙尽成宝。”大地喻世界，即身是也；尘沙喻众生，即心是也。学人能从日用饮食七颠八倒中，一念回机，消归自己，到得身心一如，则世界众生，有情无情，彻上彻下，亘古亘今，一切皆成正觉。何有大地尘沙，岂非七宝乎？又岂有圣凡之可分，净秽之可界，圣贤仙佛之可别乎？颠倒之秘全在俗语常言中，须知通部《悟真篇》皆俗语常言也，万卷丹经亦俗语常言也，三藏十二部、六经、诸子百家，一切俗语常言也。执此求至道不得，离此求至道亦不得，毕竟如何？曰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

此卷宗旨大约与前两卷互相发明，尽有发前卷之所未发者，正要学人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耳。如有摸着鼻孔者，当与悟真先生把臂入林矣。（末卷总评）